

毛詩正義

冊六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二十一)

(六七)

駟之什 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魯頌譜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鄭子曰少皞氏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

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

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

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然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

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之文雖不言大

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

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然則大庭之子伯禽於魯城

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成也王時其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也又闕官云王

正義曰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又闕官云王曰

駟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又闕官云王曰

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也又闕官云王曰

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為魯公周公不封於身卒

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

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於野七百餘里魯之封疆於

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之野○正義曰禹貢海

岱及淮唯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自後政於國

事多廢唯徐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

仲山甫正義曰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爲世室又有孝公爲樊

毛詩注疏二十一魯頌駟之什 中華書局聚

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曾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卒

子幽公卒十四年弟饋弑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

弟具是為獻公卒人攻殺懿公而立弟敖立是為武公卒子戲立為懿公九年兄

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卒子宣王伐魯殺伯御乃

立懿公稱是為孝公卒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卒子宣王伐魯殺伯御乃

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為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卒子宣王伐魯殺伯御乃

從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一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為當周

惠王襄王時也○尊賢士集君朝是尊賢士也○義曰有馭僖公能用臣必先

致祿食振驚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是尊賢士也○義曰有馭僖公能用臣必先

脩洋宮崇禮教也○舒援云魯不合作頌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

法功費微○非城郭邑所不書也○僖十六年二月公會諸侯于淮宋公等略之

遂伐淮夷○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六年二月公會諸侯于淮宋公等略之

左氏傳曰會于淮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鄭且言此會主為二謀鄭且東行略之今

鄭言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鄭且言此會主為二謀鄭且東行略之今

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

子幽公卒十四年弟饋弑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

弟具是為獻公卒人攻殺懿公而立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卒子宣王伐魯殺伯御乃

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卒子宣王伐魯殺伯御乃

立懿公稱是為孝公卒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卒子宣王伐魯殺伯御乃

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為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卒子宣王伐魯殺伯御乃

從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一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為當周

惠王襄王時也○尊賢士集君朝是尊賢士也○義曰有馭僖公能用臣必先

致祿食振驚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是尊賢士也○義曰有馭僖公能用臣必先

脩洋宮崇禮教也○舒援云魯不合作頌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

法功費微○非城郭邑所不書也○僖十六年二月公會諸侯于淮宋公等略之

遂伐淮夷○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六年二月公會諸侯于淮宋公等略之

左氏傳曰會于淮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鄭且言此會主為二謀鄭且東行略之今

鄭言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鄭且言此會主為二謀鄭且東行略之今



之字安寧魯國作爲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  
 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有小失不妨其作頌文也信公能選  
 伯禽之法尙爲魯人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如一歌頌之作事無伯禽頌者伯禽  
 以成王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屋壞○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閱宮  
 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閱宮  
 箋與此俱引此文者以頌彼傳云恭也預云簡慢宗廟使至春秋頌也閱宮  
 見復舊制不恭然則宗廟爲可頌○壞者譏其不恭明脩造治者於羊穀梁皆以太室  
 爲世室謂伯禽之廟○杜預皆以爲太廟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初  
 成王之周公有太廟制樂頌正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錄其  
 詩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頌度義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爲有  
 勳勞於天下命魯公祀于郊以天子之禮是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  
 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  
 也春秋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亦天子之禮者以春秋  
 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亦天子之禮者以春秋  
 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夫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  
 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魯得郊天子禮周爲王者之後故錄其詩之契是  
 同於王者之後也○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  
 同稱頌之意也○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  
 巡守述職不言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王制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  
 風之序皆不言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王制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  
 以觀民之風俗然則天子雖魯人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爲黜陟今周尊魯若  
 王者巡守述職不言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王制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  
 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風俗  
 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既示無貶黜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風俗

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魯之臣子，緣厠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侵魯。有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成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焉。今魯詩稱穆穆侯敬，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德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穆侯敬，明其德是美威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既有威德，復有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有威德，復有成功，雖不稱頌也。以作頌，非常故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實賢君，故特許之。不然，亦不得轉借其名而作頌也。○周之不陳其詩者，為憂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正義曰：又解不陳其詩者，以為勸誠者，其大罪州牧、侯、伯、監、祭之行人，之官書記之，亦足示覺知之焉。雖則不陳其詩，亦足以為黜陟也。商譜云：示無貶黜客之法。此言亦示覺焉。互相補足，皆是示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黜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惡，故言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伯、當監之也。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

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史也。○駟古煖反。說文作駟。駟

又作駟。同。牧徐音目。坰苦煖反。徐又苦。駟四章章八句。至作是頌。○正義曰：營反。或苦瓊反。遠也。下同。父音甫。注同。駟作駟。詩者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

之法。伯禽者，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乃遵奉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勤農業，貴重田穀。

毛詩注疏 二十一 魯頌 駟之什 三 中華書局聚

牧其於馬於野使不害民田其為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後魯國之人慕而  
 尊之於是公身有威德詩為作頌既為天子所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  
 以頌美僖公也定本集本皆重有僖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  
 非一僖公每事遵奉序者總以禽之法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  
 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  
 者約於養身為費寡少雖禽聚財以足諸禽為然也務農謂止舍勞役盡  
 能明慎刑罰以愛下民此故能畜貨亦遵伯禽之務農謂止舍勞役盡  
 力於耕重穀謂愛禾黍不妄損費其事是一但從之異耳由其務農故  
 牧於野即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在  
 於野即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在  
 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為首引於終無所當也僖公之愛民務農以愛禽  
 人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作頌詩為非常故說其於人之事無所不備明矣魯  
 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尊之謂既薨之後尊文  
 之也○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尊之謂既薨之後尊文  
 史也此雖借名為頌而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也禮對宣公知史克魯  
 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朝祀所乘故云彭見其有禮諸侯六閑馬四  
 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見其有禮諸侯六閑馬四  
 言戎馬齊力尙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肥壯故云法法見其強健也  
 驛見其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則駟駟牡馬在坰之野  
 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則駟駟牡馬在坰之野  
 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者容朝車所乘故也駟駟牡馬在坰之野  
 駟駟良馬腹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邑外曰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  
 云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邑外曰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

地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

諸侯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時則自肥健耳

反顧野王餘橘反郭音迷驪力知反沈又郎西反說文

音曰辭下又苦故反又胡瓦反郭云驪間也蒼頡篇云

思及廣博竟已乃至於思馬斯臧○正義曰僖公養四種

之在者於言遠之事駟然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

言駟者有用之馬也乃有白跨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

黃馬此等用之馬也乃有白跨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

得使然此僖公思博伯禽之法覆思之無有竟已其

義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脊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

莊元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肥者充而張

然是馬肥之貌耳但毛以四章分說之義故為遠釋地云

注云郊外謂之野者自郊外謂之野者自郊外謂之野者

牧與此經出遠近之異各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

然則百里之證國都也彼據小國言之每十里而設其

故引之以證國都也彼據小國言之每十里而設其

毛詩注疏二十一魯頌駟之什四中華書局聚



也。共為一處野也。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為大野。又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野。郊之外正謂在郊外也。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非遠近之名。雖字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總稱野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為郊。內千里遠近計境之廣狹。以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孫炎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三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是鄭之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者為遠郊也。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南成周。洛陽相去則然。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為然。昭二年。五里為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當別有依。終與鄭異也。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虺云。近郊。九里。或當別有依。終與鄭異也。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箋必牧於野者。避民居。曰解牧。馬必在野。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箋必牧於野者。避民居。與夏師文。故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耕。民田者。以養公家之牛。官載師文。故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耕。民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受田也。必畜之。田。玄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也。牛田者。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畜。之。田。玄。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地。事。所。陳。者。為。制。貢。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田。無。賦。稅。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為。稅。法。也。以。此。故。易。之。彼。司。農。無。賦。之。牛。田。為。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外。因。為。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為。證。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

法明諸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夏田乃禮法當然自僖公以前不能如  
禮故特美之○傳然則牧之薄言駟者有駟○正義曰就其駟然釋之畜云駟馬之野是  
之肥乃言其牧之使然故傳駟之云駟野則駟然釋之畜云駟馬之野是  
駟駟之肥由牧之使然故傳駟之云駟野則駟然釋之畜云駟馬之野是  
孫炎曰駟黑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  
月雅孟冬謂黃而色白者名之曰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  
爾雅黃白皇謂黃而色白者名之曰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  
駟曰黃駟者赤變謂黃而色白者名之曰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  
邦國六閑傳唯變謂黃而色白者名之曰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白駟黃也  
章各有一故此以充之於上經謂馬之者所以有文二句四章皆以事明其故每  
為別異故此以充之於上經謂馬之者所以有文二句四章皆以事明其故每  
為二百一十六匹為一廐每廐為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駟馬有駟馬有駟馬  
而分為三閑也傳既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駟馬有駟馬有駟馬  
有駟馬彼校人上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於彼注以  
為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六馬之屬種戎齊道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於彼注以  
說六馬之屬種戎而有六馬之屬種戎齊道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於彼注以  
差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四種之名則戎馬非殺之兩明當漸有其時  
事名之蓋謂齊馬為良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  
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祀所乘為良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  
彼鄭注以次差之玉路駕朝祀所乘為良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  
田馬駟馬給宮中之役彼天子戎路駕朝祀所乘為良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  
少不為自金路以下者有五路故差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  
則知其為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準所別為立名謂之良戎不言齊道案魯  
以同姓勳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  
驚馬給宮中之役其餘諸侯無金路者事窮則同蓋亦準其時事分乘四種大

毛詩注疏 二十一 魯頌 駟之什 五十一 中華書局聚

夫本無路車亦有二種之馬明以時事乘之不必要駕路車也若然案夏官戎

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亦為之路象戎路以馬者以兵戎

之駕大事當駕善馬不得與田馬同也天子戎路不得與田路同馬者以兵戎

其尚強故戎馬先於齊馬以此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同馬者以兵戎

高於田路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高八尺有七寸田馬之衡

深四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兵車乘馬等故知戎馬不

馬七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兵車乘馬等故知戎馬不

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善馬五路之馬象路共駕良馬明矣校人又

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象路共駕良馬明矣校人又

此傳獨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乘

雖取博○正義曰臧善釋詁文疆者竟也故言反覆思之無竟已言伯禽之法

非一僖公每事思之乃至於思馬斯善以馬是賤物舉微以見其著

多其思之所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駘有駘有駘有駘以車伾伾  
蒼白雜毛曰駘黃白雜毛曰駘赤黃曰駘蒼駘音佳駘  
符悲反字又作駘郭云今桃花馬也字林作駘音不駘音其伾伾  
字林作駘音其走也又父之反思無期思馬斯才材多疏畜云倉白至有毛力○正義曰釋  
音不駘音其走也又父之反思無期思馬斯才材多疏畜云倉白至有毛力○正義曰釋  
今種馬也又云雜毛上云黃白駘曰皇黃駘曰黃止一毛色之二者皆有淺深與此有  
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駘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駘云黃禮稱曰黃祀用  
駘牲是駘為純赤色言赤駘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禮稱曰黃祀用  
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駘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禮稱曰黃祀用  
駘謂青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駘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禮稱曰黃祀用

駟是駟為青黑色此章言戎馬  
戎馬貴多力故云伍伍有戎馬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驥有駟

有維以車繹。繹。青驪。走也。驪。白馬。黑鬣。曰駟。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鬣。曰駟。維。黑尾也。維。音洛。本或作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鬣。尾也。驪。音留。字林云。赤馬。黑

鬣尾也。維。音洛。本或作樊。孫爾雅。並作白馬。黑鬣。尾也。驪。音留。字林云。赤馬。黑

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鄰。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驪。音留。字林云。赤馬。黑

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鄰。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驪。音留。字林云。赤馬。黑

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鄰。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驪。音留。字林云。赤馬。黑

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鄰。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驪。音留。字林云。赤馬。黑

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鄰。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驪。音留。字林云。赤馬。黑

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鄰。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驪。音留。字林云。赤馬。黑

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鄰。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驪。音留。字林云。赤馬。黑

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鄰。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驪。音留。字林云。赤馬。黑

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鄰。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驪。音留。字林云。赤馬。黑

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鄰。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驪。音留。字林云。赤馬。黑

也。呂沈。良振。反。孫炎。音鄰。云。似魚鱗也。鬣。力。輒。反。驪。音留。字林云。赤馬。黑

林作瞻音並同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矚二疏傳陰白至強健○正

目白矚舍人曰泥今之泥驄或云泥驄下白或云白驄皆非也孫炎曰陰白之文與驪白黃白倉

淺黑今之泥驄或云泥驄下白或云白驄皆非也孫炎曰陰白之文與驪白黃白倉

白形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又云白雜毛駁舍人曰赤

魚舍人曰一曰駁郭璞曰駁兩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驛爾雅無文說文云

駁也郭璞曰駁兩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驛爾雅無文說文云

駁也郭璞曰駁兩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驛爾雅無文說文云

駁也郭璞曰駁兩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驛爾雅無文說文云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駟九有駟三章章

○正義曰君以恩惠及臣臣則盡忠事君君臣相與皆禮矣是君臣有道也

僖公而兼言臣者明君之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

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能風夜有駟有駟駟彼乘黃疆駟則能升高進遠

王肅云往行也乃得往故往猶行走也○邪伯禽之法專心復扶又反意疏○正義曰

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正義曰君以恩惠及臣臣則盡忠事君君臣相與皆禮矣是君臣有道也

僖公而兼言臣者明君之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

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能風夜有駟有駟駟彼乘黃疆駟則能升高進遠

臣疆力則能安國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必致同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夙箋云

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振振驚驚于下鼓咽

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羣飛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

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

於中反樂音洛注喜樂下于胥有駮至樂兮○正義曰言有駮有駮然肥強

樂兮及注安樂同朝直遙反○有駮至樂兮○正義曰言有駮有駮然肥強者彼之有駮黃馬也將欲

乘能之先養以芻秣故得其肥強乘之則可以升高致遠得為人用矣以興僖公有

羣臣以盡忠之故常侵早遠夜在於外賢士競來君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義

明德而已以君臣閒暇共明德義在於外賢士競來君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義

白之驚鳥也此驚鳥於是下而集止於其所所以喻繫白者衆士也此衆士於是

來而集止於君朝既集君朝與之燕樂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而醉為

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傳駮馬至安國

○正義曰以駮與乘黃連君臣故知駮者馬肥強之貌以序言君臣有道下句皆

說臣事故知肥強喻臣之強力也四馬曰乘故言乘黃○箋此喻至其忠○正義

曰傳以馬之肥強喻臣之強力也四馬曰乘故言乘黃○箋此喻至其忠○正義

毛詩注疏 二十一 魯頌 駟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已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本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施物

得宜為義在身得理為德雖內外小殊而大理不異引大學明德者彼謂顯明

明德之事故引之以證此為明德也○箋于相與明義明德而已德義明乃為

詰文所慕故潔白之士則羣集於君之外新來者也上言在公明明德據臣為文

賢人士羣集君朝則潔白之士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上言在公明明德據臣為文

則明義明德惟應臣明之耳而云相與者以言在公則是共公明之致知君臣

並明德義也以禮與之飲酒謂為燕禮燕禮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醉

始言舞故知至於無算爵則有舞盡歡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公飲

以君與臣燕故知於無算爵則有舞盡歡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公飲

酒言臣有餘敬疏傳言臣於餘惠○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

今以無事之餘與之振振驚驚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箋云飛喻羣

飲酒是君有餘惠也也○正義曰以上言於下此言於飛是既下而飛去故知喻

也疏羣臣飲酒醉欲退也○正義曰以上言於下此言於飛是既下而飛去故知喻

自今以

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載燕箋云載疏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載燕箋云載疏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載燕箋云載疏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載燕箋云載疏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載燕箋云載疏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載燕箋云載疏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載燕箋云載疏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載燕箋云載疏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載燕箋云載疏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載燕箋云載疏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載燕箋云載疏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載燕箋云載疏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載燕箋云載疏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載燕箋云載疏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載燕箋云載疏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

始歲其有

君子有穀

詒孫子于胥樂兮

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也

歲其有豐年也箋云穀善詒遺也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也以此之故於是君臣皆喜樂兮○傳歲其有豐年○正義曰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此詩儂公薨後乃作而云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為今與將來為始非以作詩為始○箋穀善貽遺○正義曰穀善釋詁文貽遺釋

有駸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泮普疏泮水八章章八句至泮宮正義曰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所致故經八章言民思往泮宮以總之定本云頌僖公能脩泮宮無惡人感思

化皆脩泮宮所致故經八章言民思往泮宮以總之定本云頌僖公能脩泮宮無惡人感思

樂泮水薄采其芹則泮水宮之水也天子辟廡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其芹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廡者築土離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无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

然○僖音希類音判本多作泮泮宮諸侯之學也泮半也半有半水也鄭注禮記言類班也所以班政教泮其巾反辟音璧下同音觀古亂反又音

官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莢莢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言戾來止至也

法則其文章也葭葭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聲也箋云于行邁行也我乎水之

君行而來稱言此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疏思樂至于邁○正義曰僖公能

伐蒲害反又普貝反本又作葭噦呼會反○疏脩泮宮為宮立水水傍生菜宮

內行化魯人言己思樂往泮宮之水我欲薄采其芹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

毛詩注疏二十之一魯頌駸之什八中華書局聚



茂小無大皆從公往行而曦然有聲言其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傳泮水至其化

之○外水也天子辟位曰采虞氏之序夏氏之序也○傳泮水至其化

宮周學也魯禮得立四代之學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其脩宮者先代

於周尊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巳其將行則在泮酒定謀既兵事之受成告克當

者主美其作泮宮而能服淮夷故特言其脩泮宮或言古制未必不四

代主學皆脩之也又解泮宮水正是一物而此詩或言宮或言水之意以不

生於水化行禮獻之事則取其下章則亦可單稱爲泮此經四言在

言由宮內行化而服泮宮也泮宮之名定而化亦單稱爲泮此經四言在

洋及集于泮林皆謂泮宮爲泮也泮宮之名定而化亦單稱爲泮此經四言在

之因泉而小其文○箋泮水至形然○正義曰采菽云鬻沸泉言采其芹

芹生於泉是也○箋泮水至形然○正義曰采菽云鬻沸泉言采其芹

魯人之樂泮水意觀公之非主采菜但水生菜因取之并采菜爲言故

箋解其意言己思樂僖公之脩泮宮之復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

其思樂者樂土爲堤壅水之外使圓如璧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泮宮也

辟此肉亦好謂之內有地孫炎云形如璧也中規而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

孔云亦好謂之內有地孫炎云形如璧也中規而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

四方來觀者均言得所視也此箋言築壅四方來觀者均說四方外

靈臺傳云觀者均言得所視也此箋言築壅四方來觀者均說四方外

者均則辟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威清道儀坐明

應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威清道儀坐明

應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威清道儀坐明

應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威清道儀坐明

應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威清道儀坐明

應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威清道儀坐明

應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威清道儀坐明

應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威清道儀坐明

坐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靡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  
堂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摺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由外无  
墻院故得園門觀之也天子之宮形既如璧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洋為名則  
洋是其制故云洋觀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既以蓋為疑辭  
必疑南有水而北無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  
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  
通水明門北亦有溝壑但水不通耳諸侯去之寧遠者洋水自以洋宮之水則去  
北面者樂為北人君而設貴在諸侯與去之寧遠者洋水自以洋宮之水則去  
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宮異制因形由形異制所以其形  
亦別也定本集注皆作形然俗本作宮誤也此解洋宮之義皆以其形  
名之而王制注云辟明也應和也所以明和天下實圓之言班水耳所以班政也  
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立義以此天子諸侯之宮實圓之言班水耳所以班政也  
名而謂之辟洋故知辟洋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也  
傳戾來至有聲○故知辟洋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也  
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為也復解洋宮在郊旂鸞在車之飾諸侯禮當有之  
今云言觀者欲法則其文意故美而觀之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  
侯者以其魯君之美可為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遂為外人之辭以示僖公  
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箋其音至德音○正義曰以其馬是僖公之馬故知  
其音是僖公之音以文承○思樂洋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躡躡其馬躡躡  
馬下嫌是馬音故明之承○思樂洋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躡躡其馬躡躡  
其音昭昭德音○藻音早水草也躡居表反昭昭之繞反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温色  
潤也箋云僖公之至洋宮和顏色而思樂洋水薄采其茆徐音柳韋昭萌藻反  
笑語非有所怒於是有所教化也思樂洋水薄采其茆徐音柳韋昭萌藻反  
于寶云今之艷蔬草堪為道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為菹醬也鄭  
小同云江南人名之尊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云水戾一云今之浮菜

即猪尊也本草有覺葵陶弘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

飲旨酒永錫難老箋云已在泮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與之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

之者如王制所云八月十月告存順彼長道屈此羣醜遠屈醜衆也箋云順從長

九十月有秩者與○者與音餘韓詩云屈收醜惡也○屈丘疏羣醜○至

叛逆既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伐之治此羣為惡之人○屈丘疏羣醜○至

勿反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遠道伐之治此羣為惡之人○屈丘疏羣醜○至

毛以爲魯人言己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欲采其莝也既采其菜又觀其

化值魯侯來至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謂召先君子與之飲酒之禮既

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既飲美酒又難賜其難老之順人謂所養老道人常有收斂

此羣衆人○鄭以爲既飲美酒又難賜其難老之順人謂所養老道人常有收斂

羣爲惡之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因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

羣爲惡之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因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

滑不莖○正義曰陸機疏云莖與荇菜相似○菜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

葵諸波澤水中皆有○柄葉可以生食又可○滑美江南人謂之葵或謂之水

在泮飲酒明是以禮飲之故知先生與君子與之飲酒之禮也鄉飲酒而射

也鄉射注以明息司大夫復仕者飲酒之禮不仕者飲酒之法云先生不錫難

力爲禮於是與飲也王制云天子將出言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

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難下言其力攸服明當於是謀之故知行飲酒

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難下言其力攸服明當於是謀之故知行飲酒

者長賜終老者每月致膳有不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告存九十膳九秩者

注以爲告存者每月致膳有不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告存九十膳九秩者

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如漢世老人有各德者時詔郡國常以八月  
致羊酒之類也王制告存之無文承七十不俟朝之則謂朝臣有德致仕者  
庶人一老者則不能然直其家復除政注云引戶杖年當行復除老人衆引非  
十者不可皆養之也○傳屈收醜衆○正義曰屈者屈彼順行長遠之道收斂  
賢者不醜衆釋詁文毛云收此羣衆則是不斥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  
爲國之民人也○箋順從至之○正義曰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遠之義故羣  
衆傳意或然○箋順從至之○正義曰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遠之義故羣  
爲從長爲遠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源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下云既作醜  
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於洋官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  
爲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之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  
也下云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於洋官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

文允武昭假烈祖假至也箋云信武矣爲伐淮夷也其聰明乃至於美祖之德

謂遵伯禽之法○又如古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祜音戶

百反行下孟反又○如古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祜音戶

**疏**穆至伊祜○正義曰言穆然美者是魯侯僖公能敬明其德又敬慎其

舉動威儀內外皆善維爲下民之所法則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脩

之宮武則能伐淮夷也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其明道乃至於功烈美祖謂伯禽

庶行孝自求此維多福祿言能勉力行善則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洋宮淮

福祿自來歸之僖公行己有道化之深也

夷攸服箋云克能攸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洋洋矯矯虎臣在洋獻馘淑問如

阜陶在洋獻囚囚拘也箋云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

毛詩注疏 二十一 魯頌 駟之行 十一 中華書局聚

皋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皋陶音遙皋陶本又作嬌亦作疏明明至獻囚○正

德之魯侯甚能明其德也○德之明也傳公既伐淮夷有功而反行其德然有威

武如虎之臣使之在泮宮之內獻其威武執囚則善問獄如皋陶者使之在泮宮

得人也○箋○克○能○攸○所○折○誠○則○有○威○武○執○囚○則○善○問○獄○如○皋○陶○者○使○之○在○泮○宮

所獲者之左耳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釋詰於學出所虜獲者謂生執

而係虞之則所謂執訊者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

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彼將出以訊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

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故使武臣如虎者

也○此章言淮夷攸服即說獻囚急見所任得人折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皋陶者

往伐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桓桓威貌箋云多士謂虎臣

告于訥在泮獻功○雝雝厚也猶皇美也揚傷也箋云雝雝猶進也皇皇當

勸之有進往之心○謹譚不大聲僖公還泮宮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

也○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此濟濟至還之功○毛以爲上言任得其人

士皆能廣其德心謂此德寬弘並無褊躁又桓桓然有威武之容其往征也遠

服彼東南淮夷之國忿其齊整也莫不捷鄭唯以狄爭訟之事者唯在泮宮之

內獻其戰功而己美其軍旅又莫不捷鄭唯以狄爭訟之事者唯在泮宮之

威武往征別治彼東南之國其往之時桓桓威武進往正義曰釋訓云桓

揚聲美其樂戰之心而在軍又整餘同桓桓威武進往正義曰釋訓云桓

桓威也故威征武貌無破字淮夷服也○狄多至淮夷○正義曰釋訓云桓

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還征是獻捷之人故知多士謂虎臣及

反而獻功此又本其初往此言濟多士還征是獻捷之人故知多士謂虎臣及

如皋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為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為剔剔治

○毛髮故為治訓也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傳烝烝至揚傷

誤為烝類故為傷訓云烝烝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傳烝烝至揚傷

箋烝烝至其功○正義曰烝烝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傳烝烝至揚傷

行故知皇當作釋詁云往皇美也俱訓為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鄭

讀不吳為不娛人自娛樂必謹謹為聲故以娛為諱也訟釋言文揚者高舉

之義不謹為不謹謹不揚反及在軍之時能如此也傷公還泮宮又有進往

之義不謹為不謹謹不揚反及在軍之時能如此也傷公還泮宮又有進往

事告治獄之官由軍不競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

故無所告皆自獻其功而已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

夷孔淑不逆觶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傅甚傅綴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

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傷公類○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

有為逆者謂埋井刊木之類○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

同大也鄭作致直置反卒尊忽反堙音因塞也刊苦干反服虔云削也式固爾

本又作弛同致直置反卒尊忽反堙音因塞也刊苦干反服虔云削也式固爾

猶淮夷卒獲箋云式用猶己也德慮彼之罪謀之故淮夷待洛反疏卒獲○至

毛以為多士不用其武而往伐淮夷御車之人皆敬其事無厭倦者故能克服

淮夷既克淮夷而淮夷甚化於道之故為逆亂也此淮夷不逆以為公之功而

述而美之言僖公用能固執大且淮夷戎車甚為弓其張則鯨然而持弦甚急

獻功更陳其發則搜然而勁又且疾其戎車甚為弓其張則鯨然而持弦甚急

厭倦者從軍之德故稱美於此淮夷軍旅堅固爾善謀之故有違逆軍法號令

者此皆僖公之德故稱美於此淮夷軍旅堅固爾善謀之故有違逆軍法號令

也○傳馳至衆意○正義曰毛氏論荀氏武卒三屬之甲操十

當設言為不戰之辭故以義為馳荀氏武卒三屬之甲操十

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矢一為朝注云者一荀氏武卒三屬之甲操十

矢為束也大司寇云入束於朝注云者一荀氏武卒三屬之甲操十

矢者皆束此形弓不易傳者百矢一為朝注云者一荀氏武卒三屬之甲操十

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兩束故言搜其意已為搜與束在軍之禮重弓以

之戰而克服淮夷也又車於博徒御無厭其亦為道王肅云言弓弛而

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固執其大○道角弓至之類○意或然有言獻則非

是戰而克之此章為深美之言○道角弓至之類○意或然有言獻則非

弦急也搜為矢行之聲故復言弛弓且疾也車之廣狹量有常不張以故

甚博為言博當所為不逆軍之綴言安穩而甚利也軍法而善無禮而善者

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為不逆軍之綴言安穩而甚利也軍法而善無禮而善者

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為不逆軍之綴言安穩而甚利也軍法而善無禮而善者

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為不逆軍之綴言安穩而甚利也軍法而善無禮而善者

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為不逆軍之綴言安穩而甚利也軍法而善無禮而善者

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為不逆軍之綴言安穩而甚利也軍法而善無禮而善者

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為不逆軍之綴言安穩而甚利也軍法而善無禮而善者

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為不逆軍之綴言安穩而甚利也軍法而善無禮而善者

於既克淮夷之下乃云孔淑不逆言其從始至終皆不逆也此美僖公用兵不逆則當時行兵有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襄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服虔云堙塞刊削也○箋 翻彼飛鵑集于洋林食我桑式用猶謀○正義曰式用釋言文猶謀釋詁文

黽懷我好音 翻飛鵑惡聲之鳥也黽桑實也箋云懷歸也言鵑恆惡鳴今來喻人感於恩則化也○翻音篇上食其桑黽為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

南金 懷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荆楊也箋云大猶廣也廣賂

健為舍人云美寶曰琛賂音路遺唯季反疏 翻彼至南金○正義曰翻然而飛

不善之入感恩我洋官之桑黽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黽而變音喻

獻之物是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言君臣並皆得之是脩洋官所致

故以此結篇也○傳懷遠至荆楊○正義曰淮夷去魯既遙故以懷為遠行貌

琛圭釋言文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總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

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

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云元龜尺二寸也賂者以財遺人之名故賂為遺也荆

楊之州於諸州最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荆楊也禹貢徐

州淮夷蠙珠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

荆楊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

○伐而克之暨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國寶為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

年晉帥諸侯伐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楊之義故云荆楊之州貢金三品

毛詩注疏 二十一 魯頌 駟之什 十二 中華書局聚



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荆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為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鏐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厥貢鏐鐵鏐而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鏐而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傳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是謂銅為金也三色者蓋青白赤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二十二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二十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駟之什詁訓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無之什二字案釋文云本或作駟之什者隨例而加耳商頌亦然鹿鳴正義云

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云云是釋文正義本皆無此二字唐石經及經注各本是也十行本始誤同或本耳考文古本亦有之什二字可見其本之未善

魯頌譜

其封域在禹貢 案其上當○

立子開為閔公立其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年誤立其是也

以惠王十九年即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八誤九從年表校是也

襄王二十二年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二字浦鏜云五誤從年表校是也

脩泮宮守禮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崇誤守考正義云是脩泮宮崇禮教也浦校是也

舒援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援誤援以正義考之是也隋書經籍志作援

僖十六年冬 案傳上當○

詩稱既作泮 閩本明監本毛本稱既誤倒案泮下當有宮字

新然南門 圃案然當作字之譌

由命魯得郊天子禮 明監本毛本由誤申閩本不誤案盧文弨云子禮上當有用天二字是也此天字複而脫

周為王者之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作同於王者之後是也

是不欲侵魯有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侵疑使是也

周之不陳其詩者為憂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優誤憂是也駟正義魯為天子所優可證

示無貶黜客之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義誤法非也彼譜是義字而正義云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故此引作法不盡依本文也上文引仍作義如此等者非有定例不可拘也

○駟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重有僖公字是正義本直云頌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云云也考此頌僖公也一句乃總序而後申其意故文與下三篇序不同正義本乃涉下而誤當以定本集注為長

牧于坰野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牧乎作音是其本于作乎也考正義云牧其馬於坰遠之野于於古今字易而說之則其本當是于

字唐石經以下之所從出也

詩為作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請誤詩是也

駟駟牡馬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牡後改牧下同案釋文云牡馬茂后反草木疏云騶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正義云定本牧馬字作牡馬

考在六朝時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見顏氏家訓顏據此章傳良馬之文以為有騶無驥定從牡字段玉裁云考周官馬政凡馬特居

四之一絕無郊祀朝聘有騶無驥之說且序云牧于野傳云牧之野則駟駟然正義云駟駟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經文作牧為是顏氏說駟

詳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但毛以四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駟駟良馬腹幹肥張明首章為良馬二章為戎馬也又云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車明其

每章各有一種故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正義此言深得傳旨若如顏說則四章以為別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正義此言深得傳旨若如顏說則四章

止有良馬耳自與傳乖已不可通矣當以正義本為長經義雜記又以為釋文於牡馬下引草木疏云騶馬也陸機亦作牡乃三國時本更為可據其說非也

草木疏雖亡但所云騶馬也者非有專疏此詩之明徵也特陸引之使就此為字耳下文說文同今說文具存更何得指馬部騶字為專解此詩乎又以為

唐石經初刻牧後改牡亦誤

不言牧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馬當焉誤是也

又言牧在遠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任誤在是也

子三十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是也

或當別有依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終當作約形近之譌

三十里之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五誤三是也

以載師掌在士之法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土作土案所改是也山井鼎云

上言駟駟牡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牡當作牧此不知正義本作牧者

乃言其牧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當作及形近之譌

皆言以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車誤事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故知戎馬不得駕田馬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上馬字作路案所改是也

蒼祺曰駟又作駟相臺本依之改也釋文之意以祺為假借字但考小戎尸

鳩傳駟文皆本是綦文此傳用字當同蒼駟亦本是蒼綦也祺字恐非此之

用正義云蒼駟曰駟謂青而微黑不知其本果作駟抑或後人所改也段玉

裁云古假駟為綦因而以駟釋駟小戎尸鳩傳皆同此亦以虛釋虛以要釋

要之例也

字林作駟走也釋文按勣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駟字各本皆誤當作駟

所附字林作駟反在有駟下亦誤倒今特訂正

而牲用駟綱閩本明監本毛本綱誤剛案所改非也此當作犗形近之譌

以車釋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釋釋崔本作驛考正義於序下

云故言釋釋善走當是後人以經注本改之耳浦鏜乃按序下云釋驛經作釋

釋此不知經注本非正義本之誤也○案釋者正字驛者俗字此蓋正義易字

白馬黑鬣曰駱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鬣字皆作鬣是其本

馬黑鬣爾雅釋文同又四牡驪駱馬傳釋文云黑鬣力輒反又駱下云樊孫爾雅並作白

毛依此則正義本四牡傳亦當是鬣字但未明文耳

善走也

是走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釋下云善足也一本作善走也正義本

班駮隱鄰

通志堂本盧本同影宋本鄰也唐揚之水鄰鄰可互證

班駮隱鄰案此當作鄰皆形近之譌也釋文鄰字下亦誤為鄰○案此本

駟馬黃脊驪音乾

閩本明監本脊誤春毛本不誤案音乾二字當傍行細

皆作駱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駱當作維下文云其字定當為維是其

以車祛祛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作祛祛相臺本同案祛字是

正臆為區別其實說文不載祛字無容見於毛氏詩也惟從衣之字每見混於

兀為正耳

豪軒曰驪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驪下云豪軒曰驪此經注

豪軒白者蓋謂豪毛在軒而白長名爲驪也是其本軒下有白字

珍傲宋版印

二目白曰魚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

其本字與爾雅同亦作二目也但考毛傳多有與爾雅不合者如卷耳崔嵬

岵陟岵岵岵之類或此傳亦然正義本依爾雅改耳

主以給官中之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官恐官誤是也

貴其肥牡

閩本明監本毛本牡作壯案所改是也

思馬斯徂

明監本馬誤焉各本皆不誤

○有駮

但明義明德也

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

羣經言明者皆連二字爲文當作但明明德也今考此箋之下引大學在

明明德彼注云謂顯明其至德也訓同爾雅及毛大明傳還與此明明相證

成不得如正義

所說以二明字分屬一義一德也段說爲是下箋則相與明

義明德而已

義字衍同定本集注亦誤

本又作淵鼓

案淵鼓二字當襲之譌文選東京賦雷鼓襲襲注引詩咽咽

其在於君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君當作公上句可證

載言則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載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

今之鐵總也 圃毛本總作聽案所改是也

歲其有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有下旁添年字案釋文云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正義本未有明文唯周頌豐年

正義云魯頌曰歲其有年當是其本有年字與或作本同唐石經本之添也考此詩有與下子韻不容更有年字依釋文本為是惠棟引漢西嶽華山廟碑有

歲其有年之文此或出於三家耳考文古本有矣字采釋文釋文亦有誤當正

詒孫子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詒下旁添厥字案釋文云本或作詒厥子孫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正義本未有明文考正義說此經云可以遺其

孫子若以其說厥則其本或有厥字也但當依釋文為是惠棟引劉氏列女傳貽厥孫子此正三家詩也

歲其有豐年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豐年也傳以有年說經之有也經誤衍有下年字傳又誤衍

有傳本云歲其有年也傳以有年說經之有也經誤衍有下年字傳又誤衍年上豐字皆失其旨當以定本集注為長

又作歲其年者矣 補通志堂本盧本歲其下有有字小字本所附同釋文校勘段玉裁云矣字衍

箋穀善貽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貽箋作詒通非也當是正義本經作貽字不與各本同耳

○泮水

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至泮宮下文同可證釋文云類宮音判本多作泮考此亦序與

經不同字之例當以釋文本為長



其旂茂茂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伐蒲害反又普貝反言有法

經義雜記以為正義本當亦作伐是以釋文改正義失之矣羣經音辨人部載此乃取諸釋文非賈昌朝會見經文作伐之本也

噦噦言其聲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其作有考文古本同案有字是也正義云其鸞則噦噦然有聲可證也

箋云于行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行作往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作邁案往字是也行形近之譌邁字誤改也

傳魯侯僖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值誤傳是也三章正義云值魯侯來至其證也

明堂位曰采廩毛本同閩本明監本采作米案所改是也

是小菜也閩小當作水下旬言水菜者可證

其住不專為菜閩住當作往

釋詁云肉倍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器誤詁是也

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廳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立案意當作章形近之譌衍字以後漢書儒林傳考之浦校是也

欲法則其文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元誤二載疑

箋其音至德音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以此節正義改入下章其音昭昭句注下首脫箋字案此十行散附時所誤繫耳

菜大如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葉誤菜是也

又可驚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驚作驚案所改是也

於是可以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鄉飲酒注作於是可以來是也

可者召唯所欲閩本同案山井鼎云鄉飲酒注作可者召不召唯所欲又云當以彼注為正也非也此正義不全引耳明監本毛本

作可以召尤誤

皆庶幾庶行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庶行當力行之誤是也箋

矯矯虎臣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矯矯本又作矯正義云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是其本作矯字也

故云馘所獲者之左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獲當作格箋文是格字正義下文云謂臨陣格殺之可證

不吳不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鄭讀不吳為不娛人自娛必

字與絲衣同鄭此箋即彼傳也釋文以為鄭如字者最合箋意正義以為鄭讀

不娛者亦自據其彼經而言耳即王音誤其經仍是吳字但讀作誤以為申毛

而與鄭相難也盧文弨校乃以此併前絲衣同改為虞皆失之也釋文於不吳

下于訕上以瘍字音云余章反今考箋云不大聲則經自是揚字正義本及

唐石經等皆不作瘍字或是傳揚傷也傷字釋文本作瘍與正義本不同而為

之作音今本誤錯出在上耳瘍傷古通用巧言釋文有其證盧文弨於此釋文

後人從鄭改經字亦為專輒○案此毛鄭不同毛作瘍訓傷鄭讀瘍為揚訓大聲

吳諱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以誤為諱也釋文云謹也音歡考鄭用絲衣傳當以正義本為長

其往征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征誤往下以威武往征剔治彼東南之國毛本亦誤

則北狄亦為遠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北字山井鼎云恐此字誤是也

故知皇當作往釋詰云往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往字皆當作咍是也

徒御無斃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繹本又作射又作斃或作憚皆音亦厭也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餘經射斃字多不畫一依釋

文本則此經又假借作繹其用字之例本有如此者也

甚傳緻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緻作致案致字依定本釋文是也

己以為搜與束矢共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己當作毛形近之譌

得以弓言觥矢言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傳誤得是也

琛圭釋言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圭當作寶是也

厥貢鏐鐵錫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錫當作銀見下鏐鐵銀在梁州鈆在青州也

而獨無銅

明監本毛本而誤銀閩本不誤案山井鼎云作銀屬上讀者似是也上文銀誤作錫乃誤改去而字耳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

〔六八〕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字也反音居也闕音同僖音希

四章十七句五章六章八章八章十句至之字〇正義曰作闕宮詩

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字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

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

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今僖

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字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

為常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字主以境界為辭但僖公所

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僖公之德作者

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

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為闕宮有匱實實枚枚闕閉也先

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謀宮也匱清淨也實廣大也一枚枚音火季反

箋云闕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〇匱況域反說文云靜也一音火季反

彌月不遲也

上其帝是依依其身也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

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〇災字又作災

反馮依本又作憑同皮陵反一本作馮依其身拆勅宅反裂也

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箋云奄猶覆也姜嫄

毛詩注疏

卷第二十二

魯頌 駟之什

一 中華書局聚

用是而生子後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  
 不空也後稷稱焉○重直容反本又作種同穆音六本又作種音同植徵力反  
 下猶以反韓詩曰長稼也穉音雉韓詩云幼穉也菽音叔大豆也卑必爾反本  
 徐時力反皆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緒緒也堯時洪水為災  
 又作張丈反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緒緒也堯時洪水為災  
 同長張丈反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緒緒也堯時洪水為災  
 民不繼禹之神多予後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於是天立大有  
 故云繼禹之神多予後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於是天立大有  
 閔宮至先緒○毛以為將美僖公上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而無事欲  
 說姜嫄又先緒○毛以為將美僖公上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而無事欲  
 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然而密之此是姜嫄廟也既言其廟遂說其用是  
 赫然顯著者其姜姓之女名嫄也此姜嫄廟也既言其廟遂說其用是  
 之故依其所生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令其無災殃無患害終人道之月而生  
 之釋稼穡之事又與麥下此衆與之稷先種後熟之福使終人道之月而生  
 之釋稼穡之事又與麥下此衆與之稷先種後熟之福使終人道之月而生  
 後稷之功多又復申說其事後稷之種有天下諸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  
 教下民同有此穀於天下之事後稷之種有天下諸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  
 以相繼故言纘禹之緒以美之○鄭以奄魯國有其官故先言廟  
 而逆說姜嫄上密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氣又以為魯國有其官故先言廟  
 ○傳闕閉至馨密○正義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孟任從之闕謂閉戶拒  
 公故闕為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嫄則此述姜嫄之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嫄是  
 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則先姜嫄之廟而謂之闕宮故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  
 樂云舞大護以享先妣則先姜嫄之廟而謂之闕宮故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  
 事者案先妣法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疎月朔四時祭所不止及於七廟是閉而無  
 及先妣法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疎月朔四時祭所不止及於七廟是閉而無

之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在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則祭

立是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衞宮蓋以姜嫄祈郊禱而生后稷實

名謂宮之廣大枚者細密之意云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廟飾皆云斷

其材而馨之加密焉是馨密之事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廟飾皆云斷

達稜諸侯與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闕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以詩所

之作發首言闕宮於未言無姜嫄之廟也且立廟而祭不宜闕宮首尾相承於理為順奚斯

也俱訓為慎是闕宮神闕與姜嫄字異音同故闕為神也以姜嫄神之所依

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闕以姜嫄之事不得言天依姜嫄為依其子孫

上帝至孫○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於先言姜嫄為依其子孫

正謂依后稷使其母無災也此直依其子孫兼言天依姜嫄為依其子孫

皆說姜嫄履迹而有后稷則上帝○箋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以姜嫄為依其

身履其拇指之處而心體敬然如有人道感己是使其依之也姜嫄其德貞

正不副無災無害之則先生如達之無災也言懷任無災也此篇無災害

文在彌月不遲之則先生如達之無災也言懷任無災也此篇無災害

毛詩注疏 二十之一 魯頌 駟之什 一一 中華書局聚

種後種先熟謂之稔是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執競傳以大功也○同  
 則此奄猶至稱焉○正義曰網於覆鳥獸而取之故以奄覆也天神多與之福  
 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授之智慧為與之福也言其不空生  
 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謂堯遭洪水之後種百穀以教民也言其不空生  
 謂生必濟世不徒然也○孝經謂堯遭洪水之後種百穀以教民也言其不空生  
 生也又解后稷其名曰棄司馬遷曰下言棄為周本紀云初欲棄之因名  
 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遷曰下言棄為周本紀云初欲棄之因名  
 曰棄堯典云帝曰棄是后稷生名曰棄也○本紀又云堯舉棄為農師入下得  
 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賴其功也○本紀又云堯舉棄為農師入下得  
 即天官也契在五教為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為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為士即秋  
 官也垂為共工即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而為官明是稷作司馬黎民  
 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襄述其為稷之功而為官明是稷作司馬黎民  
 官也且尙書刑德故云稷為司徒契為司馬故云後稷至明之○正義曰  
 ○傳緒業○正義曰釋詁云事業也故曰稷為司徒契為司馬故云後稷至明之○  
 稷黑黍釋草文緒事釋詁云事業也故曰稷為司徒契為司馬故云後稷至明之○  
 禹稷同時其事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祖故易之為事堯典云帝曰  
 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為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  
 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於天非下之辭是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  
 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實謂大也若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  
 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為利故謂之繼焉○事有種焉所治之地故言禹平  
 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焉○事有種焉所治之地故言禹平  
 水土乃教民播種為利故謂之繼焉○事有種焉所治之地故言禹平  
 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耳○其重故解其意美之申說以明之  
 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方之民咸歸往於時而有王自幽徙居岐陽始

斷商也○大音泰後大王大平皆同于野○音短下同無○音虞無○音上上帝臨女○音事至受命致○音大平天所以○音極極度也○音文王武○音王繼○音郊牧野○音野

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音是故戒之○音云無○音二心也○音無復○音計度也○音天復○音扶又○音反敦○音敦商

女至則○音勝○居首○音戒武○音二極○音紀力○音反下○音同度○音待洛○音反下○音同復○音扶又○音反敦○音敦商

之旅○音咸厥功○音箋云○音敦治○音先旅○音衆咸○音同也○音後稷○音大王○音文克○音亦而○音治商○音之臣○音民使○音得其○音所能

又與焉○音故述○音以美○音大魯○音敦鄭○音都稷○音大王○音文克○音亦而○音治商○音之臣○音民使○音得其○音所能

回反○音注同○音王徐○音都門○音反厚○音也與○音音預○音疏此○音又接○音說其○音後言○音后稷○音世之○音孫實○音維

是周之○音大王○音也此○音大王○音自而○音來居○音於岐○音山之○音陽民○音歸往○音之初○音有王○音迹實○音始有

翦齊○音家之○音萌兆○音也至○音於文○音而武○音則能○音繼大○音王之○音業於○音時商○音家暴○音虐天○音欲誅

下歸○音周無○音貳心○音誅有○音疑誤○音乃由○音上天○音皆樂○音戰不○音自以○音為苦○音從天○音勸戒○音武王○音云今○音天

使之○音勉力○音決戰○音也無○音有疑○音誤乃○音由上○音天皆○音樂戰○音不自○音以為○音苦從○音天勸○音戒武○音王云○音今天

其功○音於先○音祖謂○音先祖○音武王○音成是○音業武○音卒能○音成以○音禮法○音治商○音之衆○音民莫○音不得○音所能○音斷

○緒○音為事○音無貳○音無虞○音謂民○音勸武○音王無○音有二○音齊心○音釋言○音文計○音度上○音帝今○音臨視○音汝為○音異餘○音斷

之○音明兆○音也○大○音王之○音居岐○音陽民○音咸歸○音之是○音有將○音王之○音迹無○音貳爾○音心是○音始斷○音商言○音有減○音商

以○音為民○音無貳○音心傳○音虞誤○音岐陽○音民咸○音歸之○音是有○音將王○音之迹○音無貳○音爾心○音是始○音斷商○音言有○音減商

無○音貳心○音無疑○音誤上○音帝臨○音命汝○音傳意○音或然○音之情○音謂民○音無疑○音誤也○音正義○音曰屈○音天下○音歸度

釋○音言文○音釋言○音又云○音云○極○音誅也○音然則○音此極○音又轉○音為誅○音極至○音無疑○音誤也○音正義○音曰屈○音天下○音歸度

天○音意故○音云致○音天之○音云○極○音誅也○音然則○音此極○音又轉○音為誅○音極至○音無疑○音誤也○音正義○音曰屈○音天下○音歸度

所○音罰殺○音紂於○音牧野○音定本○音集注○音皆太○音誓說○音十於○音一年○音觀兵○音盟津○音之時○音八百○音諸侯○音皆曰○音王

故○音以無○音貳無○音虞為○音戒武○音王之○音辭太○音誓說○音十於○音一年○音觀兵○音盟津○音之時○音八百○音諸侯○音皆曰○音王

毛詩注疏 二十之二 魯頌 駟之什 二二 中華書局聚



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

敦治也先祖○正義曰旅衆釋詁文武王克紂治商之衆故以敦為治釋詁云

咸皆也皆亦同之意皆欲成周之功但時未可耳先王同成其功也王曰叔父建爾

業大王文王之意故美其能同其功於先王言與先王同成其功也王曰叔父建爾

先祖之意故美其能同其功於先王言與先王同成其功也王曰叔父建爾

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

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乃命魯公俾侯于東

居以為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疆於衆國○乃命魯公俾侯于東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箋云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

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

專臣也○藩方元反策初革反令呈反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

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威也箋云

四時也忒變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騂赤犧

解音懈忒他得反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純也箋

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

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騂息營反赤色也犧許

宜反純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

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

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魚豚也載肉也羹大羹銅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

洋洋衆多也箋云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牛

洋洋衆多也箋云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牛

洋洋衆多也箋云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牛

角爲其觸。舐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千舞也。○楅音福。逼也。犧尊。鄭素。河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將七羊反。魚。蒲包反。載側。吏反。羹音庚。又音衡。洋音羊。徐音翔。禴羊灼反。裕咸夾反。楅音逼。有沙蘇。河反。刻鳳皇。於尊。其羽形。婆娑然也。一云。畫也。豚字。又作狔。徒門反。斲字。又作俾。爾熾而昌。俾爾。鏹音刑。爲其于僞反。舐都禮反。橫古曠反。一音光。柎方于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嘗。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震動也。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熾尺志反。僭子念反。震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嘗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熾尺志反。僭子念反。震

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嘗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熾尺志反。僭子念反。震

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嘗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熾尺志反。僭子念反。震

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嘗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熾尺志反。僭子念反。震

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嘗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熾尺志反。僭子念反。震

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嘗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熾尺志反。僭子念反。震

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嘗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熾尺志反。僭子念反。震

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嘗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熾尺志反。僭子念反。震

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嘗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熾尺志反。僭子念反。震

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嘗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熾尺志反。僭子念反。震

毛詩注疏 卷二十一 魯頌 駉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壽而無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  
 言其無毀壞之時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言其無僭踰相犯國之三  
 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傳王也  
 ○鄭唯秋而載嘗為異以載為始言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傳王也  
 成至字居○正義曰洛誥一命作冊逸告周二月其後注云歲成事其元云  
 歲文王駢牛一武駢牛祭則成王即政之元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  
 正月朔日於周二特封伯禽則是成王廟使元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  
 公其宜為後者謂將伯禽則是成王廟使元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  
 公為叔父知王是成王也釋詁云元首始○正義曰諸侯為天子蕃屏故云東  
 居人為叔父知王是成王也釋詁云元首始○正義曰諸侯為天子蕃屏故云東  
 藩魯國也賜謂與之使封為己有故言加賜之山附庸令專統之也  
 者是魯國也賜謂與之使封為己有故言加賜之山附庸令專統之也  
 之文土田既專則知山川附庸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謂侯所當得  
 山川附庸則專則知山川附庸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謂侯所當得  
 也故引王制山大川不以澤封諸侯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專臣故附  
 庸亦言賜也王制云大山不以澤封諸侯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專臣故附  
 夏殷之禮云男子五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於諸侯曰附庸言於  
 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耳非謂賜之使臣也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  
 猶少未及大國之數故耳非謂賜之使臣也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  
 里者可為五百里無復進期不更明堂位也魯侯爵以周公之勳受於五  
 地者可為五百里無復進期不更明堂位也魯侯爵以周公之勳受於五  
 百里之者又復加於五里無庸也明堂位也魯侯爵以周公之勳受於五  
 方百里之者又復加於五里無庸也明堂位也魯侯爵以周公之勳受於五  
 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無附庸侯附庸九  
 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無附庸侯附庸九

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  
兼此四等矣如鄭此言是由法不得有故謂之附庸猶大言魯專臣也論語云顯  
與昔者先生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  
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  
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言四等附庸則法附庸不滿百而云九同  
二十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為附庸則法附庸不滿百而云九同  
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同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  
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承者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  
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  
帝于郊配以稷後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  
祭也異義古詩毛說天以此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非鄭所從故此  
箋直言視祭不言毛說天以此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非鄭所從故此  
言云爽也孫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為變之義也○箋皇為至之福也論語曰  
曰釋詁云皇皇美也後君也以天者尊神故以美言之而謂之為君也論語曰  
皇皇後帝注云謂大微五帝此亦云皇皇後帝謂天者所以論說舜也  
終于文祖宜總祭五帝魯不得徧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者所以論說舜也  
故明堂位祭于郊之下注云謂蒼帝一故同稱皇皇後帝謂天者所以論說舜也  
所祭唯蒼帝耳蒼帝亦太微五帝謂蒼帝一故同稱皇皇後帝謂天者所以論說舜也  
以周公為勳勞於天之下言亦者亦周也地官牧人云陽天子之禮也毛之注  
命魯郊天亦配以後稷之天祭亦南郊也赤牛純色今魯亦云享以騂牲是成注  
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也赤牛純色今魯亦云享以騂牲是成注  
天子同也天於南郊之宜言亦者亦周也赤牛純色今魯亦云享以騂牲是成注  
言亦也○傳諸侯祭至衆多○正義曰毛載為祭則嘗謂不當祭之雖祭之  
為祭也○傳諸侯祭至衆多○正義曰毛載為祭則嘗謂不當祭之雖祭之  
亦於秋為大祭之禮故言秋則不為嘗謂為祭之禮復為祭之禮雖祭之雖祭之  
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則不為嘗謂為祭之禮復為祭之禮雖祭之雖祭之



渚之羹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銅羹肉味之有菜不舉所威大羹。謂大古之羹與蘩豆同。威之銅器其大羹則威之於房者。唯房。注云：大房半體。四足而巳。歲謂中足為。氏以梲夏后氏以歲殷之名。房者。周以房。注云：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稱。房。橫距之象。棋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全。王公立。有。似。於。堂。房。然。是。稱。房。也。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王公立。有。似。於。堂。房。然。是。稱。房。有。殺。烝。如。彼。文。次。全。禘。郊。之。事。則。有。全。王。公。立。有。似。於。堂。房。然。是。稱。房。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禘。郊。之。事。則。有。全。王。公。立。有。似。於。堂。房。然。是。稱。房。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左。房。蓋。魯。公。之。廟。是。用。大。半。體。之。事。也。明。堂。位。稱。祭。周。公。廟。注。右。胖。載。之。舅。左。房。蓋。魯。公。之。廟。是。用。大。房。也。洋。與。萬。舞。共。文。則。是。舞。者。之。貌。故。為。衆。魯。得。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者。衆。多。也。○箋。皇。祖。至。于。舞。○正。義。曰。以。周。公。皇。祖。之。下。故。云。白。牡。辭。牝。舞。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與。皇。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故。知。上。文。為。二。人。上。后。皇。祖。在。后。稷。之。上。且。皇。祖。與。皇。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故。知。上。文。為。二。人。上。后。嘗。之。故。言。始。禘。裕。也。定。本。集。注。不。見。不。宜。以。載。為。則。故。易。之。為。始。以。秋。物。故。言。始。也。嘗。字。者。誤。也。又。解。房。俎。大。之。意。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大。房。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故。稱。大。也。知。大。房。亦。有。房。故。謂。之。房。也。萬。舞。干。舞。宣。八。年。公。羊。傳。文。○傳。震。動。至。壽。考。○正。義。曰。堂。上。動。壽。考。皆。釋。詰。文。月。令。稱。累。牛。騰。是。相。乘。之。義。故。為。乘。也。○箋。此。皆。至。堅。固。○正。義。曰。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為。釋。詰。文。月。令。稱。累。牛。騰。是。相。乘。之。義。故。為。乘。也。○箋。此。皆。至。堅。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蝦。辭。也。俾。使。以。常。為。守。也。虧。崩。以。山。喻。故。皆。謂。義。故。保。為。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國。故。以。常。為。守。也。虧。崩。以。山。喻。故。皆。謂。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為。三。老。公。卿。也。夫。謂。其。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

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為公車千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岡陵不動之物故言取其堅固也

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滕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

予中人御○乘繩證反注同鬯勅亮反弓衣也字徐於耕反滕

徒登反重直龍反注同鬯勅亮反弓衣也字徐於耕反滕

徒增增貝胄貝飾也朱縵以朱縵綴之增增衆也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

然○胄直又反縵息廉反說文云綫也沈又蒼林反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

我敢承膺當承止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俾爾昌而熾俾爾

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箋云此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黃髮台背皆

台背他來反下音貝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箋云此又慶僖公

也中時魯微弱為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喜而重慶之俾爾

猶使女也眉壽秀眉亦壽徵○艾五蓋反中張仲反重直用反

曰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所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

也言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為英飾重弓共在鬯中以綠繩束之又公之徒衆有

三萬人矣以貝飾胄其甲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車徒既多甲兵

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膺當之荆楚羣舒叛逆者於是天下故得民

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羣舒者無敵於天下故得民

庶安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設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奇其老而不

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奇其老而不

衰也以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艾  
 使得萬有千歲為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以魯衰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也○傳  
 大國至也○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千乘者  
 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千乘者  
 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六千乘司馬  
 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凡禮天子六軍出六鄉一鄉二千人一鄉  
 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六鄉一鄉二千人一鄉二千人  
 為鄉萬二千五百為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鄉二千人一鄉二千人  
 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出六鄉一鄉二千人一鄉二千人一鄉二千人  
 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眾也此云鄉則諸侯三軍出三鄉一鄉二千人  
 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小出三軍二軍安不忘危故  
 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法小出三軍二軍安不忘危故  
 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  
 是正故家出一人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  
 二牙重英故知朱英牙飾蓋絲纏而朱染之以為英飾也小戎云竹閉緹  
 滕傳曰緹繩約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滕者滕亦為約之以繩非訓  
 滕為繩但傳詳彼而略此耳○重弓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滕者滕亦為約之以繩非訓  
 是其事也○箋二牙至人御○正義曰弓於所用執一而已解其有二重弓  
 之意故云備折壞也考工記云重弓是四尺夷牙知二牙亦一牙而有二等此  
 云二牙知非二等之牙者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云知二牙亦一牙而有二等此  
 是備折壞也非二等之牙者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云知二牙亦一牙而有二等此  
 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往伐之明是魯而國之兵用短守國之  
 與二牙重弓兩句自相充配朱英是二牙飾之明是魯而國之兵用短守國之  
 繩所異者二牙各自充配朱英是二牙飾之明是魯而國之兵用短守國之  
 意故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  
 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樂伯在左而云許伯御樂



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侯與楚戰于鄢陵左傳稱樂為右使人告楚令尹

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戴之戰左傳稱樂為右使左不攻于左

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自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

是御非為中央之物故知以貝為增飾說文云正綫也然則朱蟲甲有文章也謂兜

胄下則皆為甲之所用故云以朱綴綴之謂也○朱綫連綴甲也增增然○正義曰萬

本集注皆作增字其義是也俗本作增誤也○朱綫連綴甲也增增然○正義曰萬

二萬耳如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朱綫連綴甲也增增然○正義曰萬

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爲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凡

軍之大數皆舉所近者若三萬七千五百文數可爲四萬此頌美公宜多也

舉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答臨頌謂此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

今又春秋檢之則傷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二軍也昭五

年又春秋檢之則傷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二軍也昭五

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舍皆於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使知當時無

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事合作三軍傷公能復之周之字遵伯禽之法故以

公徒則知其實於時唯二軍耳且進釋話文步行曰徒故以爲行也○上句既云

承止也○正義曰膺當釋話文承者當待之義創不敢待是公之時齊桓爲霸

爲止也○正義曰膺當釋話文承者當待之義創不敢待是公之時齊桓爲霸

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傷公之世用兵於舒者唯有公耳齊桓爲霸

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遂伐楚一各荆舒者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

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別有書伐時經傳脫漏如淮夷之類泰山巖巖魯

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書伐時經傳脫漏如淮夷之類泰山巖巖魯

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蒙山也荒有也箋云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為同盟也

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大音泰本又作泰下注大室皆同荒如

也近附作荒云至疏泰山之高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魯境又美境界復故言

山遂包有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來與之同盟凡此東方

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魯侯之功也○鄭以奄為覆有龜蒙之山

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傳魯至北荒有○正義曰詹至釋詁文春秋定十年

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東

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知龜蒙是龜山也禮法諸

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

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僖三十一不穀雖不德河非

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

所獲罪之境內所不及河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

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魯境至於

詹至也

龜山也

大東極東

海邦近海

之國也來

同為同盟

也荒如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毛詩注疏 卷二十一 魯頌 駟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

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龜山也釋山也宅居也南夷荆楚也若順

也箋云諾應辭也是若者是魯公境界廣遠威德所及言安有龜山嶧山之應疏有

音夕字又作嶧同山名也魯公境界廣遠威德所及言安有龜山嶧山之應疏有

至是若○正義曰此又美魯公境界廣遠威德所及言安有龜山嶧山之應疏有

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國淮夷為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荆楚之國莫

不相率而從於中國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諾順從此皆由魯侯之功於是

順服也○傳龜山至若順○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

也○嶧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嶧山嶧山也宅居釋言文言淮夷蠻貊如夷

行也○嶧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嶧山嶧山也宅居釋言文言淮夷蠻貊如夷

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故言南夷謂荆楚鄭志答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

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楚鄭志答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

未世夷行故謂之夷也若順釋言文○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

之字常許魯南鄆西鄆箋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

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嘏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

古雅反朝直遙反薛字又作薛息列反與音餘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

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箋云燕飲也令善也喜公燕飲於內寢則

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一音如字為于僞反祝之又反下同疏兒齒至

落更生細者也字書作覲音同一音如字為于僞反祝之又反下同疏兒齒至

毛以為既言僖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之福復其故居天乃與公大夫之

僖公燕飲而皆喜燕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之邦國

七百之使封僖公於是常保之既多受其福又有黃髮兒齒由僖公每事得  
所故慶之使享其禾年○鄭唯以暇為異餘同○傳常許至西鄙○正義其  
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  
復故許文為西鄙或當有尸所致福於主何謂之暇是受福曰暇傳以常許為魯  
南鄙許文為西鄙或當有尸所致福於主何謂之暇是受福曰暇傳以常許為魯  
大釋詁文為西鄙或當有尸所致福於主何謂之暇是受福曰暇傳以常許為魯  
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易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  
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  
魯不朝以璧假許田而許田曰近於鄭國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也  
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而許田曰近於鄭國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也  
謂之許田諱取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易傳明此常與許  
即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之字也春秋推本其事不書得許田  
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之字也春秋推本其事不書得許田  
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為朝宿而當邑無文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  
本或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傍春秋魯有薛邑故言是與為疑之  
于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在薛之傍春秋魯有薛邑故言是與為疑之  
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又自言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  
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又自言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  
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威王少  
後俱僭稱王號為六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靜郭君田嬰者齊威王少  
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卒嬰相齊潘王潘王三年○松新甫之柏是斷  
封田嬰嬰卒文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史記有其傳○松新甫之柏是斷

是度是尋是尺○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松桷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奕斯

所作也○桷也為大貌○路寢正寢也○奕奕美也○倚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

毛詩注疏 二十一 魯頌 廟之什 九 中華書局聚

之政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室變壞之廟姜嫄之廟方曰棹鳥音昔徐又

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新室壞也。箋云：順也。○曼音也。且然。疏：來。

反姣古卯反屬音燭。孔曼且碩萬民是若也。國人也。謂之順也。○曼音也。且然。疏：來。

至是若○毛以爲僖公威遠及國咸宜乃命彼賢臣脩造寢廟取彼祖來

山是若○毛以爲僖公威遠及國咸宜乃命彼賢臣脩造寢廟取彼祖來

尋於是新作閔公之廟奕奕然廣大作寢則人安作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備

大又新用十寸之尺既奕奕然廣大作寢則人安作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備

矣此廟是誰爲之乃美民之勸事言廟甚長而所故舉名言之雖多斯民於是謂

其作用民之力故又美民之勸事言廟甚長而所故舉名言之雖多斯民於是謂

之順民既以餘○順明其不憚勞故言之以頌僖公也。○鄭唯以新廟爲姜

嫄之廟爲異餘○順明其不憚勞故言之以頌僖公也。○鄭唯以新廟爲姜

四年刻桓宮棹謂刻其椽也。鳥是寢狀公羊穀梁傳並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

松榭張大至牢固義或當寢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

也又言姜嫄之廟廟之先者欲見姜嫄之廟既新之則餘廟毀壞亦脩之然則  
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之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正謂爲之主帥主帥教令  
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相禮儀是監典謂之候握河紀  
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候握河紀  
三十二年左傳說城周之事材多賦丈謂屬作者以功課章程之事  
祖使張倉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屬課章程之事  
也引文十三年太室屋壞者與譜同以壞者譏其不恭則脩者事爲可善反明  
詩人稱新作寢廟以美僖公之意也○箋曼脩至之順○正義曰定本集注箋  
曼脩也順與俗本不同

闕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  
章章十句

駟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  
二十之二

孫子兵法卷之二十三

孫子兵法卷之二十三

重章十句

因言人重之重章十句  
重章十二句  
重章三十八句  
重章八句

重章十句  
重章十二句  
重章三十八句  
重章八句  
重章十句  
重章十二句  
重章三十八句  
重章八句  
重章十句  
重章十二句  
重章三十八句  
重章八句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二十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閔宮

恤清淨也

按各本皆同攷釋文作清靜也亦可證

天神多與之福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與當作予下箋云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是其證正義作與乃易字耳考文古本并作與非

先種之植

閔本明監本同毛本植作種案所改是也下非穀名先種曰植誤同

而則祭之也

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則疑衍字非也而則祭者下經之而載嘗也本句下正義可證

此箋云其生之又無災害

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任誤生是也

又解后稷其名曰弃

閔本明監本毛本弃作棄下同案箋字作棄生民可證正義自為文亦用棄字引尚書史記乃依彼作弃

字十行本盡作弃閔本以下盡作棄皆有誤凡唐石經於棄字皆作弃以其中為世字諱而避之也正義避諱之例則不如此如泄字唐石經避作洩而正義仍作泄當是作正義時例但缺畫也

且尚書刑德故云

閔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放誤故是也

纘大王之緒

毛本纘誤讚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箋云屆極虞度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閔本明監本毛本極作殛案殛字誤也釋文云屆極紀力反下同之屆下云極也正



義云居極虞度釋言文云云是正義釋文二本皆本是極字也閩本以下又盡改正義中極字作極誤甚十行本不誤見下段玉裁尚書撰異中凡三論極極字至為詳矣

致大平天所以罰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大平及以三字衍也正義云是致天所罰復舉箋文可為明證且此與大平迥不相涉而武王

又實未大平其說見於茅苴正義斷為衍字無疑矣各本皆誤當正

極紂於商郊牧野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牧野極是殺非也是正義本極作殺

必當時俗本如此而正義定從定本集注以極為是以殺為非也釋文居極下云下同是釋文本亦作極不作殺

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二作貳案所改是也

箋居極至克勝閩本明監本毛本極誤極案山井鼎云宋板此疏除釋言又云極誅也外皆作極考此一極字亦極之誤菀柳正義

引可證也

克先祖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克當竟字誤是也

秋物新成尚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故

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是正義本尚作嘗

下有柎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柎作跗案釋文云有柎方于反考常棣箋用柎字從手柎柎實一字也正義中字皆作跗或是其所

易今字耳各本依之未是

俾爾熾而昌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俾一作卑見校官碑今考釋文以卑民作音云本又作俾下皆同是釋文本作卑字也餘

經盡然盧未細考耳又案段玉裁云說文云俾門持人也凡經傳言俾者皆取義於此門持人今說文譌作門侍人莊述祖正之卑者俾之假借字

魯邦是嘗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嘗作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嘗字誤也

與赤色之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特當牯字誤非也正義下引說文云牯特也故此自為文以牯為特也

則有爛火去其毛而魚之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也周當作用烈文下彼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也同

正月朔日於周二特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也周當作用烈文正義引可證

地官○封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中案皆誤也當衍

大羹渚煮肉汁

閩本毛本同明監本渚作湑案所改是也

稱祀周公作大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於誤作是也

即云白牡駢牯

閩本明監本毛本牡誤牲案浦鏜云牯經作剛非也正義中牯字皆其所易耳

天下無敢禦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之案之字是也正義云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也標起止云至禦之可

證也考文古本也上有之字采正義

萬二千五百為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為上疑脫人字是也

俗本作增誤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增作增案所改是也

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為三軍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字盧文韶云當作二下同是也正義下文云故荅臨

碩謂此為二軍二字不誤可證

文數可為四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疑大字誤是也

使知當時無三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便誤使是也

唯有僖公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僖字盧文韶云當作桓是也浦鏜校改上文僖公二字作春秋非也

師賤兵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師當作帥是也此因帥字俗體有作師者而譌耳

魯邦所詹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詹作瞻案古本非也傳訓詹為至毛氏詩不作瞻明甚唯說苑等引此文作瞻者是三家詩也韓詩

外傳有其證

淮夷蠻貊而夷行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而當依正義作如其讀則以淮夷蠻貊四

字為句傳文之說經也毛公文字簡與故說經本但有淮夷而併言蠻貊之意云如夷行也如者譬況之言謂經此文是譬況淮夷之蠻貊如夷者以蠻貊之後作正義者所受之嫌蠻貊亦服故辨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

明之矣厥後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辨之以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

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豹故即淮夷蠻豹謂淮夷如蠻豹之行其  
言極為明晰可據以正各本如作而之誤即據以正岳本點淮夷二字  
蠻豹而行如蠻豹也六字為句之誤也經義雜記讀之不審一改傳文作淮夷蠻  
豹夷行如蠻豹也再改正義言淮夷蠻豹如夷行者作言淮夷如蠻豹之行  
者紛紛塗竄皆由未得其句逗所致

鳥嶧連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嶧誤釋案經文作嶧此作嶧者釋嶧古今字  
易而說之也例見前禹貢爾雅說文皆作嶧是嶧為正字釋文

云字又作嶧亦指禹貢等言之也毛氏詩但作嶧古文多假借也○段玉  
裁云嶧山與葛峯山是兩山尚書嶧陽孤桐此葛峯山也地理志在東海

下邳今在淮安府邳州魯頌及左傳邾國之釋山也地理志在魯國  
騶縣今在兗州府鄒縣前說云嶧嶧古今字非是釋山字史記及漢志作

嶧要以秦碑作釋為正

許田未聞也

許字相臺本許田不空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空處誤補

天乃與公大夫之福

閩本明監本毛本夫作大案所改是也

許田未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許田亦所由之誤

徂來之松

唐石經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來作徂考文古本同  
案傳徂來山也相臺本仍作來餘本皆作徂正義中來字十行本作

來閩本以下改作徂而標起正未改是正義本唐石經皆作來為可據矣

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孔甚釋言文碩大釋  
詰文孔碩言其寢美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倏美

也與俗本不同考正義上文云作爲君之正寢甚寬大又新作閔公之廟奕奕然廣大初無奕奕倭美之文今本箋有誤故與定本集注及俗本俱不合釋文以甚姣作音當是其本與定本集注同今釋文各本甚誤作其非也

新者姜嫄廟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也字新上有所字考文古本有案無者是也相臺本乃所謂以疏中字微足其

義者耳

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箋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

俗本不同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二〕

毛詩商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商頌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厥功乃賜之姓而封之○正義曰殷本紀云契之母曰簡

狄有娥氏之女也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卵簡狄取其卵而食之

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嚳乃封於商又中候亦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云高

辛慈兄友弟恭子孝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敷五教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敷五教

在寬由此言之數五教者是契成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敷五教

也故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教之功也乃賜姓曰子而封之於商也中

斯此封三臣賜姓號者契為子稷為姪皋陶未聞又契握湯說契云賜姓號

是以題賜之姓而封之也躬身也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賜封之於

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也躬身也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賜封之於

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也鄭取契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

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商契伯居湯取契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

湯因以爲國號而鄭玄謂之由商契未稱爲契序王肅注云商丘地名相土

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由商契未稱爲契序王肅注云商丘地名相土

又非邑相土之於殷室雖是公俊者譬之於商則有契猶周之有非成湯功

湯爲代號文王不何當以商爲代號者自處商國則遷而國號不改商地其國始

毛詩注疏 二十之二 商頌 那之什 中華書局聚

名曰周文王禮記周受命當以周為號不得遠取也然湯在亳地受命不殷  
 毫為代號而禮記亳社者禮欲亡國侯之觀之思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言  
 亡國之無道喪滅湯之社者居欲使諸侯非復亳地也成湯之初以商為號  
 以殷紂無道所居耳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地也成湯之初以商為號  
 也亳是湯之所居或呼為殷故名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  
 及盤庚遷於殷以後咸宜武云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不是全  
 曰殷號故大明受命咸宜武云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不是全  
 改商號故大明受命咸宜武云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不是全  
 全改也○世有官守孫則當世為湯則侯或入列王官故云○正義曰堯以契為  
 司徒又封之商國子孫則當世為湯則侯或入列王官故云○正義曰堯以契為  
 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昭明立卒相土立卒昌若立卒子  
 曹圍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乙立卒子昌若立卒子  
 卒子主壬立卒子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錐隨魚亦上化  
 候維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錐隨魚亦上化  
 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命之予伐桀命克予商滅夏天下服是受命  
 伐桀定天下也○後世有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後  
 有高宗者勞於外無時或怨○正義曰此尚書無逸也彼注云雍不敢荒後  
 寧嘉靜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正義曰此尚書無逸也彼注云雍不敢荒後  
 大戊也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洎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  
 小乙將師役於武丁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梁闡榘謂之  
 梁闡榘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受  
 命闡榘之功有作詩之憂喪三年之禮居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受  
 商頌五篇唯此一暮大王之詩故鄭歷言其功也殷本紀云大戊立有祥桑  
 穀共生於朝一暮大王之詩故鄭歷言其功也殷本紀云大戊立有祥桑  
 與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死也王與諸侯歸此禮何中宗禮記喪高  
 四制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與諸侯歸此禮何中宗禮記喪高





而故	者樂	問之	故陳	客乎	其王	後止	爲既	此爲	八	年周	至立	稽禮	明於
又鄭	或樂	曰行	所其	之曰	法之	所後	正歸	詩首	年周	戴公	是爲	立樂	時周
序爲	本自	周人	以詩	義有	莫後	以通	王歸	之魯	崩宣	是王	凡公	卒廢	商太
宋譜	固師	大書	無示	焉乃	於復	大明	以義	本語	是王	戴即	十公	丁是	頌皆
也	不當	之何	詩無	正不	是取	三孔	其父	也文	公位	君卒	除子	公散	在那
商	有之	由得	也黜	義錄	言商	統子	恐其	章昭	當戴	二蓋	及公	申亡	宋爲
	或故	得全	無無	曰之	聖頌	之錄	其昭	云云	宣公	王二	餘舉	立商	矣於
	而得	商無	貶義	巡守	人列	篇詩	姓其	名名	王十	九	八立	卒之	歸以
	滅有	頌貶	黜亦	之守	之有	章之	○孔	故頌	時十	年	君卒	禮樂	後不
	亡商	曰黜	黜者	陳後	深備	以已	○錄	就太	考周	幽王	是微	公也	具其
	故頌	也	示無	詩者	意也	泯亡	於之	師美	父考	校爲	之觀	共立	明先
	也此	然則	已黜	以觀	○著	奔其	是時	校者	考校	犬爲	後立	卒弟	是王
	商頌	自夏	其不	民也	問者	唯篇	○得	則也	校商	之戎	七卒	公煬	○正
	五篇	以故	有伯	之巡	曰王	商唯	正義	此言	之商	名所	世子	公微	義日
	自是	周人	○是	好守	列之	而此	曰而	頌者	校者	十考	戴公	立子	失之
	商人	亦存	其爲	惡述	國政	已孔	今詩	爲宋	之禮	二校	也卒	公潛	微子
	世之	書其	曰時	雖有	不陳	子而	是列	祀先	樂樂	於年	世家	公啓	序爲
	書由	樂而	王所	其美	責則	錄王	孔子	王樂	雖則	周之	又云	公立	商之
	宋而	得無	所云	者亦	貶之	魯者	子所	而作	則亡	大以	惠公	卒第	後得
	後得	其詩	侯復	則亦	無貶	頌同	定商	故知	散猶	師以	公四	子自	行殷
	有詩	之	伯監	不黜	無法	二之	頌著	校猶	有	那	子	而自	於戴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

之大師以那為首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為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

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

厲公○那乃河反微子名啓紂庶兄周武王封之於宋為殷後正考甫本

亦作甫宋濬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大音泰後大疏○那一章二十二句至為首

甲大古大戊大祖皆放此朝直遙反折之設反疏○那一章二十二句至為首

湯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禮樂及微子至也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

業而作此歌也又總序商頌廢壞令商頌散亡至戴公之時其大夫有錄詩之時得

其有君闇政衰致使禮樂廢壞令商頌散亡至戴公之時其大夫有錄詩之時得

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此十二篇以那為首是故孔子錄詩之時得

其五篇列之以備三頌名也殷本紀云湯之名為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諡

天乙在篇毫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為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諡

法者周公所為禮記檀弓云死諡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諡此法蓋生為號

死因為語耳諡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以天命成乙有諡此法蓋生為號

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施又湯為武王者以其伐紂命成乙有諡此法蓋生為號

之非其號諡也國語云校之名頌十二篇此謂於周之武名

師校定真偽是成湯為首那得之也言成湯之無先那者故太師先以那為首

矣且殷之創基成湯為首那得之也言成湯之無先那者故太師先以那為首

也經湯所陳皆祭湯之事此美終篇湯之生所行之事鄭以成湯也

下言湯孫太甲祭湯之事此美終篇湯之生所行之事鄭以成湯也

○箋禮樂至厲公○正義曰禮樂廢壞者正謂禮之大者以言焉由君不復行禮

壞者若牆屋之不脩也但禮事非一箋略舉禮之大者以言焉由君不復行禮

有司不復脩習故忘其禮儀制由君不復用樂師不復脩習故失其聲之

曲折由是禮樂崩壞故商詩散亡也知孔子之時樂師已亡者以其考甫校之

毛詩注疏 二十一 商頌 那之什 中華書局聚

太師歸以前祀其先王則非煩重蕪穢不是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明

是孔子考甫生父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故曰防叔生伯夏伯

甫生祁父祁生父防叔為華氏所偪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生伯夏伯

祖弗父何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左傳文也服虔云弗父何宋潛公世子厲

公之兄以有宋言潛公之適辭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家稱厲公殺

煬公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者何是潛公世子卒當立而煬公篡之蓋厲

何而何殺煬公將立弗父猗與那與置我鞞鼓猗數氏足鼓人置鼓周人縣鼓

箋云置讀曰植植鞞鼓者為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獲樂故

數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鞞與鼓也鞞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

之類○猗於宜反與音余下同置音玄下同楹音盈柱也貫古亂反獲戶故反

鞞音桃小鼓也夏戶雅反注同縣音玄下同楹音盈柱也貫古亂反獲戶故反

曰大湯樂奏鼓簡簡我烈祖湯孫假綏我思成也假大也烈祖湯有鼓奏之祖

然以樂也烈祖湯也湯孫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

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

思其所謂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

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

○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

齊下同者市志反為于鞞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平嘒然也

僞反儼音暖愾苦代反鞞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平嘒然也

倚也磬聲之清者也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箋云磬也堂下諸縣

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

之○淵古玄反又為玄  
反○呼惠反倚於綺反  
於赫湯孫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於赫湯孫威

孫也○大鐘曰庸數然威也奕奕然閑也箋云穆美也於威矣湯孫呼太甲  
也此樂之美其聲鐘鼓則數數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於音為注同庸如

字依字作鏞大鐘也數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  
釋並音亦釋字又作懌同

執事有恪也箋說也先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  
懌乎言說懌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禮禮非專於今也其禮儀温温然恭敬執

事薦饌則又敬也○恪古而有此助祭禮禮非專於今也其禮儀温温然恭敬執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而箋云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序助嘉客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

疏曰倚與至湯孫之將○毛以為成湯崩後祀於我殷家靴與鼓也既立一代之  
樂用之以祭其先祭之時廟中奏此靴鼓其聲簡然而大也以樂祭祖而德當神明故

烈之祖湯之上祖有功烈者謂契冥相士之屬也既以樂祭祖而德當神明故  
更述湯功美其奏樂言湯之能為子孫也奏此大樂以祭祖而德當神明故

我所思而得成也思之所成者正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又述時之樂福安  
靴鼓之聲淵淵而和也嘒嘒然清烈者是其管籥之聲諸樂之音既以和諧

且復齊平淵淵而和也嘒嘒然清烈者是其管籥之聲諸樂之音既以和諧  
成湯於乎赫然威矣者乃湯之為人之子孫也穆穆然美者其樂之音習言其用

鍾之鏞與所植之鼓有數然而威執其干戈為萬舞者有奕然而閑習言其用  
樂之得宜也於此之時有王者之後及諸侯來助湯祭我有嘉善之賓客矣其在

助祭也豈亦不夷悅而懌樂乎言之後夷悅而懌樂也此助祭之法乃從上古在  
於昔代先正之民有作此於賓位其執事薦饌則有嘉客依禮來助祭其儀温

温然而恭敬早朝嚮夕在於賓位其執事薦饌則有嘉客依禮來助祭其儀温  
毛詩注疏

二十之三 商頌 那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我此善為子時祭者正以湯為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鄭以奏鼓以

禮樂皆述湯之樂綏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思得成也○湯孫美太甲之

甲奏升堂之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之將言為扶助太甲唯此為異其文

威顧予○傳衛數至縣鼓○正義曰齊風倚嗟共文是倚為數謂美而數之也

義略同○傳文也○靴則鼓之所成者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是樂之

所成在於鼓也○靴則鼓之所成者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是樂之

賜伯子男樂則靴則鼓之所成者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是樂之

鼓以子男樂則靴則鼓之所成者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是樂之

類○正義曰金滕云植璧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

植此云植我靴鼓明堂位云植故知植靴置者為植樹之多其改夏之

制始植也○此述成湯之功而云植我靴鼓明堂位云植故知植靴置者為植樹之多其改夏之

於誘率云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為大獲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湯

高誘注云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為大獲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湯

亦植之類故大獲與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云稱植如鼓而小植以木賁而搖之

自擊是說靴之狀也○傳述湯事美湯之○正義曰烈祖則假大皆釋詁文下傳湯

為人子孫則此篇上有傳述湯事美湯之○正義曰烈祖則假大皆釋詁文下傳湯

烈者為云烈祖湯有功德烈祖則假大皆釋詁文下傳湯

湯之為人子孫則此篇上有傳述湯事美湯之○正義曰烈祖則假大皆釋詁文下傳湯

鼓至思成○正義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鐘鼓之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箋云

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宜為湯之祀故易傳堂下樂也○湯下序稱

烈祖既成湯則適長孫也故湯子孫謂太甲也○孫之為殷本紀湯生太丁後世

生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故湯子孫謂太甲也○孫之為殷本紀湯生太丁後世

以其道安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訓為親故知指謂太甲也  
假升之樂對鼓以金奏堂下故言奏升堂之樂初作皆升堂之樂謂絃歌之聲  
鍾亦在焉故云以金奏堂下諸懸也琴瑟在堂故知成而神之明來格也  
也於祭之時心之所思而致思深若聞見粗而後精自外而入也  
陶謨說作簫韶之樂得思而致思深若聞見粗而後精自外而入也  
為說也引禮記義文也思居後思嗜者先見粗而後精自外而入也  
之謂思成也所禮思五事先思居後思嗜者先見粗而後精自外而入也  
處措身之所笑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見是外測深思然後及之故測之  
者志意也乃見其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測之  
也齊三日乃見其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測之  
而及此五事也祭之日所以得齊也散齊則御不弔而已未設薦於時也  
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尸而聽尸者虞記云闔戶則禮及薦之事也  
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為尸而聽尸者虞記云闔戶則禮及薦之事也  
注云無尸謂孫列可也者為是祭有無尸者虞記云闔戶則禮及薦之事也  
至尙聲○尸謂孫列可也者為是祭有無尸者虞記云闔戶則禮及薦之事也  
聲必清故云律呂數短聲其別言依楚辭宋玉秋萬物之成者以秋是萬物  
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其別言依楚辭宋玉秋萬物之成者以秋是萬物  
尙臭殷尙聲郊特牲數短聲其別言依楚辭宋玉秋萬物之成者以秋是萬物  
不言酒食唯論聲樂由其言此者尙祭之禮○箋磬玉磬○正義曰此申說傳  
意言磬清之意也知其玉磬者非石磬也○陶謨云擊磬鳴球謂玉磬也  
管和乎來依磬明此其玉磬者非石磬也○陶謨云擊磬鳴球謂玉磬也  
二年左傳齊人賂晉以玉磬是古人之湯美之德而云孫祖善於  
赫至然閑○正義曰毛以玉磬是古人之湯美之德而云孫祖善於  
子孫也猶上句予小子言烈祖陳湯之祭祖故永世克孝也此孫祖善於  
人之孫也猶上句予小子言烈祖陳湯之祭祖故永世克孝也此孫祖善於

毛詩注疏 二十之三 商頌 那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為傳者舉中以明上下也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是次序亦言其音聲威也○箋  
 狀故為威突萬舞之容故為閑也箋云數然有春禘秋嘗冬烝注以  
 嘉客至扶助○正義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春禘秋嘗冬烝注  
 為夏殷祭名是烝嘗為時祭故云我殷家時祭之誤也王制云春禘  
 夏饗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無樂當是夏禮  
 云饗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無樂當是夏禮矣  
 烝嘗則直取烝嘗之言為韻耳陳聲樂者此經所禘禘禘禘禘禘禘  
 冬發文直取烝嘗之言為韻耳陳聲樂者此經所禘禘禘禘禘禘禘  
 且禮文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即便推為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  
 湯孫為太甲故言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為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為大  
 者乃湯為人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

復疏之烈祖一章二十二句○正義曰烈祖詩者祀中宗之事而作此歌焉經稱成湯

王有天下中宗承而興之諸侯助祭神明降福皆太丁生太甲崩子沃丁立

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大戊立是太戊為湯之玄孫也本

政其有顯與帝其條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詩魯說丞相匡  
 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  
 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

鄭從而不駭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此六者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嗟嗟烈祖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秩常申重酤酒賚賜也箋云秩福也賚讀如往來之

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既載清酒於尊酌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重言嗟嗟美歎之深○祜音戶疆居良反竟也下同酤音戶賚毛如字鄭音來重直用反下皆同王天下于況反

竟音境本又作境裸古亂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

黃耆無疆戒至驪總假大也總大無言无爭也箋云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

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

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禋子東反假毛古雅反鄭音格至也下以假以享同爭鬪之爭注同綏音妥安也者音苟總音摠調音

條裸音灌約軋錯衡八鸞鸞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八鸞音文

德之有聲也假大也箋云約軋轂飾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筴載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鸞然聲和言車

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於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軋祁支反錯如字徐又采

故反鶴七羊反本又作鏘溥音普穰如羊反轂飾來假來饗降福無疆箋云享

古木反下音式鏘彼苗反篆直轉反朝直遙反

毛詩注疏 二十一 商頌 那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顧予烝嘗湯孫之將此祭

與我久長之福也○假音格鄭云升也嗟嗟之中宗之將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

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嗟嗟乎我烈祖成湯也○有常者此

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嗟嗟乎我烈祖成湯也○有常者此

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嗟嗟乎我烈祖成湯也○有常者此

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嗟嗟乎我烈祖成湯也○有常者此

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嗟嗟乎我烈祖成湯也○有常者此

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嗟嗟乎我烈祖成湯也○有常者此

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嗟嗟乎我烈祖成湯也○有常者此

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嗟嗟乎我烈祖成湯也○有常者此

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嗟嗟乎我烈祖成湯也○有常者此

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嗟嗟乎我烈祖成湯也○有常者此

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嗟嗟乎我烈祖成湯也○有常者此

義曰往來之福釋文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神明來格故知  
如天之孫常及天下也此所言常福又言重賜之宗無疆得中與是故陳湯有常福  
是祭中宗也酒者裸所中宗也言中宗承湯之業能以裸獻禮言周法裸  
以祭中宗也禮雖則不其亦應酒也詩人所述舉裸獻以充之○傳戒至至言  
鬱金草和之醑言可兼裸獻之用故鄭並舉裸獻以充之○傳戒至至言  
辨酒齊之異醑言可兼裸獻之用故鄭並舉裸獻以充之○傳戒至至言  
無爭也○正義曰言戒至者謂肅敬而無爭者以諸侯大衆總集或有言  
異也故轉之無從今假大釋能文總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衆總集或有言  
語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能文總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衆總集或有言  
設饌有子大羹和羹何知不實論羹以爲喻諸侯和順之德者以昭二十年  
左傳晏子曰和羹何知不實論羹以爲喻諸侯和順之德者以昭二十年  
味濟其不及以靡有爭過君子食之平其心君臣亦和故曰亦有和羹既戒且  
平駿假無言時靡有爭過君子食之平其心君臣亦和故曰亦有和羹既戒且  
下句約軾錯衡諸侯來朝之事無言升故易美以假爲人故薦進有和羹諸  
侯對朝廷羣臣而稱亦釋假爲升故易美以假爲人故薦進有和羹諸  
總集而升堂齊一也神之降福自祭得禮歸美焉○傳祭者也而云大神靈用是  
之故安我壽考之福其助祭得禮歸美焉○傳祭者也而云大神靈用是  
謂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言鸞聲之意故云言文德之有聲也假爲  
大而其義不明但軾衡是諸侯之車以享國之所有則長假之名約謂朝之  
事當謂以大禮而來朝也○箋約軾至歡心○正義曰軾者長假之名約謂朝之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職之箋云置鸞於乘車禮則

毛詩注疏 二十一 商頌 那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記注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  
 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爲在鑣以示不敢質也言篆轂金飾者考工記  
 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容轂者治轂爲之形容彼言篆轂卽此  
 約軼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錯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采芑約軼錯  
 衡與輅車有輿連文輿赤貌則彼是金輅以封則爲金輅則此亦金輅知  
 輅耳殷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輅舉其尊  
 言之耳假之爲升乃是正訓諸侯之朝必升堂授玉故易傳以假爲來朝升  
 也朝必獻國所歡心也言以享謂至獻酒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而溲助我  
 其得萬國之歡心也言以享謂至獻酒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而溲助我  
 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言以享謂至獻酒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而溲助我  
 皆不訓爲升則此亦不與鄭同也王肅云祖考來至堂嘉薦然則音爲格  
 故訓爲至也○箋此祭至言之○正義曰此祭中宗在宗廟後當是宗子  
 孫而云湯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爲湯爲人子孫則此亦當是宗子  
 而美湯之爲人子孫者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祀當爲裕裕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雉合

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於太廟明年

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於其廟而後禘於太廟明年

燕也一名獻音乙祀毛上如字鄭作裕而雉是也復扶又反契息列反殷之始

異尙書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是也復扶又反契息列反殷之始

于羣廟一本本作偃古字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禘於太廟明年春禘于

羣廟案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本也疏玄鳥一章二十二句○正義曰玄鳥詩者

後禘是前本禘夾一祭是後本也疏玄鳥一章二十二句○正義曰玄鳥詩者

三年喪畢始為祭於遠本玄廟詩人述其命武湯言高宗能興其功業又述武

功下能垂法後世故經來至百祿所歸帝言高宗之功與殷世同為時祭而美其

事孫子無裕以勝服四海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為功或與殷武同為時祭而美其

述之序言有廣狹耳○箋祀當至大事○正義曰不知此禘當為禘者以經之所

陳乃上武所為商及湯受命若四時常祀不遠禘上為禘者以經之所

云丁祀外壬及河身甲生乙祖乙與殊宜當為禘也案殷本紀武丁生於甲戌及

仲丁及外壬及河身甲生乙祖乙與殊宜當為禘也案殷本紀武丁生於甲戌及

盤庚及小辛及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為太戊孫之孫書序云高宗祭成

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作高宗為高宗四制說高宗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

德天復咸禮廢而復興其廟之謂喪服四制高宗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

衰而復咸禮廢而復興其廟之謂喪服四制高宗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

禮三年喪畢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祭於昭穆此高宗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

羣廟之主始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祭於昭穆此高宗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

鄭駁異義云三年祭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祭於昭穆此高宗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

者以序云高宗也若百王通義則殷之祭於昭穆此高宗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

合食於太祖使徧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言禘於高宗明是為高宗而作皆禘

故知是崩後初禘於太祖也既言崩而始禘於高宗明是為高宗而作皆禘

以年春禘於太祖也既言崩而始禘於高宗明是為高宗而作皆禘

明年春禘於太祖也既言崩而始禘於高宗明是為高宗而作皆禘

其言與此正同而云魯禮則古者喪以禘皆云魯禮也此謂之喪大事於二注

禘言與此正同而云魯禮則古者喪以禘皆云魯禮也此謂之喪大事於二注

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子略魯也莊公及其禮注所言

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閔二十一月禘除喪夏四月則心懼於難

毛詩注疏二十之二商頌那之什八中華書局聚



志以明之如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裕後禘而此云一禘一裕先言禘者恐其

文便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事指謂文二年裕祭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之

禘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宣八年之經是也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

禘於其廟而後裕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

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玄鳥也何則禮注及

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玄鳥也何則禮注及

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商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

而生焉芒芒大貌箋云降下也天使配下而生商者謂配遺卵成氏之女簡狄

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

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

○芒莫剛反後同城風忠反契母之本國名郊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

稷音梅本亦作高禩卯力管反亳各反地名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

厥后奄有九有者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箋云古帝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

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為之王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

也○長張丈反下同徧音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

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殆者在高宗之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

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解音懈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

乘大糒是承勝任也箋云交龍為旂糒黍稷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

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武王于況反又如字注

同勝毛音升鄭式證反乘繩證反注同糒尺志反韓詩云大祭也任音壬下何

任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畿疆也箋云止猶居也肇當作北王畿千

同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畿疆也箋云止猶居也肇當作北王畿千

界言其為政自內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景大

及外○疆居反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景大

毛詩注疏 二十一 商頌 那之什 九 中華書局聚

何任也箋云假至也朝覲其多也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

何乎言殷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謂當擔負天為河本或作何音同

何巨移反或上之尺音同鄭云擔負也下音同於春分玄鳥至日祁於高禘而生

何河可反本亦作音同鄭云擔負也下音同於春分玄鳥至日祁於高禘而生

何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此殷王其國境廣而美芒芒然既總言天命生商又指

契商國故契之子孫得言此殷王其國境廣而美芒芒然既總言天命生商又指

此商國故契之子孫得言此殷王其國境廣而美芒芒然既總言天命生商又指

長商興之節古之命成湯長又令四方歸之方長有彼諸侯之國謂為之君

故得同有此九州之民也成湯受命武王善為人循之也此武君受命之命

年世延長所以不危殆者在於此高宗武王善為人循之也此武君受命之命

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

承而進之言高宗興之狀殷之邦畿之內地方千里是歡心也高宗前此政衰

言諸侯大至所言維玄何至大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即其言之所云也唯此為

異餘文義略同○傳玄鳥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

日以大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則日有祀郊禘之禮也

大戴禮帝係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

辛之禮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

為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簡狄祈郊禘而生契也玄鳥欲為天所命以玄鳥至

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為天所命以玄鳥至

而生焉記其祈禘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降于桑野注云是時指

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春季戴勝降于桑野注云是時指

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襄四年左傳稱芒芒握云玄鳥翔九

是芒芒為大貌也○箋天來重之故稱降也襄四年左傳稱芒芒握云玄鳥翔九

卵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紀云簡狄行洛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

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湯八遷

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也

甫謚云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也

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甫謚云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也

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是也謚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耳葛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

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為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寧陵是也謚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耳葛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

穀熟之地北亳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治亳也蒙為北亳即景

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治亳也蒙為北亳即景

毛詩注疏 二十一 商頌 那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如毫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毫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毫阪尹是也

說為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毫觀在洛若毫在梁國則居於

洛東不立政注云三毫鄭以三毫為分毫於三邑其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

有阪故西降谷也鄭亭或說伊尹皆相義曰臣瓚湯居毫今濟

周地河南鞏縣是也今薄有湯冢氏有伊尹冢皆相義曰臣瓚湯居毫今濟

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氏有伊尹冢皆相義曰臣瓚湯居毫今濟

無正文猶各為異說日地變易難得詳也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則湯

之初國猶各為異說日地變易難得詳也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則湯

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有九也言至

九州○正義曰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有九也言至

傳於奄字皆是同訓為同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皆為己有故知之○有九也言至

湯之受命上天命之故稱天為古帝謂天也○命其君謂於四方之國方堯稽同也○古天

也謂天命為古帝謂天也○命其君謂於四方之國方堯稽同也○古天

之所謂侯言湯有德聞是徧告之也○人道言云徧告之者正謂授湯聖德今

徧告諸侯言湯有德聞是徧告之也○人道言云徧告之者正謂授湯聖德今

王名者王肅云殷實以名篇商之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危殆者在武丁之

為孫子也毛以為湯孫名湯之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危殆者在武丁之

○正義曰商之先君受天命成湯是也○此下之高宗大王業之重創之甚難守也

又解此詩主頌高宗之美故主頌高宗之孫也○此下之高宗大王業之重創之甚難守也

得行之亦高宗之美故主頌高宗之孫也○此下之高宗大王業之重創之甚難守也

曰交龍為旂春官常文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祭之粢盛唯黍稷既

糴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祭之粢盛唯黍稷既

亡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旗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  
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觀禮曰侯氏禘冕乘墨車載龍旗入天子之朝注云墨車大  
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道則隨其尊卑故覲禮云龍為旂諸侯所建是入天  
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則隨其尊卑故覲禮云龍為旂諸侯所建是入天  
偏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以朝偏駕之車舍館矣未入於王門謂之  
門者則所駕之車隨其尊卑其建龍旗則終始同也又解諸侯多獨言十乘  
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服數  
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傳者王不巡守之歲則  
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年之乘而十乘俱至也○王肅云殷道衰四夷  
為之畿限疆畔故為疆復以四海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  
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  
之經界以當謂界域營北故轉肇為北言已令千里之內民得安居乃後正天  
何任○正義曰景大釋詁文員為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  
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為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  
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箋假至多福○正義曰假至釋詁文員為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  
同傳員為河為何者以頰弁既醉言維何者皆是假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  
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與之彼所云不得為水傍河也故  
知河當為何維何既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與之彼所云不得為水傍河也故  
且古文云員字同故易傳也上言北域彼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四海為界  
也因即乘而立文言四海傳也上言北域彼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四海為界  
貢獻也所云維言何乎將故述其美殷天之言故開其  
問端也荷任即是擔負之義故言檐負天之言故開其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二十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卷第二十二之三

六十九

十行本此下脫那訓傳第三十一行閩本以下有考文古本同是也但那下仍衍之什二字說見前又

閩本以下誤在毛詩商頌鄭氏箋孔穎達疏後說見卷一當依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刪之什二字補在毛詩商頌一行之上也

商頌譜

汝作司徒敷五教五教在寬

明監本毛本敷上有敬字閩本刻入案所補非也正義引之不備耳浦鏜云衍五教二字

非也考殷本紀重五教二字正用尚書文唐石經初刻亦然後乃摩去合諸此正義所引可知唐時本尚書自重二字不得依今本輒刪之也

斯封稷臯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穆下浦鏜云脫契字是也長發正義引有

契孫相士居商丘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土作土案所改非也當是王肅自用土字故依彼引之不得用正義改為土也○按楊升

菴欲改左傳士氏為土氏以合在周為唐杜之文而不知士即理官士氏以官得氏也

故名序云 闕毛本名作書是也

代夏桀定天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代當作伐正義可證

中候維予命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雜誤維是也那正義引作

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主作王案所改是也此正義及長發正義引皆可證山井鼎考文所載以

為毛本主宋板王諸本同皆誤

故故終言之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故字案所改非也下故字當作譜此亦寫者誤而未及改正耳不當輒刪

西及豫州盟豬之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陳譜作明豬正義引此文亦作明今作盟當誤正義中孟字據地理志及陳譜正義所引尚書訂之則當作盟

導河澤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河字盧文昭云當作蒹是也此誤落去上耳

今之梁國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市當作沛

及東都之須昌壽張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都字盧文昭云當作郡是也

自從政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後誤從是也

所以通大三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當作天形近之譌通天三統書傳駁異義皆有其文引在振驚正義

○那

那祀成湯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那作那唐石經初刻那摩改那案那字是也下同

有正考甫者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父本亦作甫此唐石經之所出也正義云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是其本作父字今正義中

父甫字互歧乃合併以後依經注有所改耳

父甫字互歧乃合併以後依經注有所改耳

正義曰那詩詩者闕本明監本毛本上詩字作之案所改非也當衍一詩字

死因為語耳闕本同明監本毛本語作諡案所改是也

以其伐紂革命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紂當作桀

宋父生正考甫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甫作父案所改是也但餘多仍作甫

言濬公之適薛闕本毛本薛作嗣

亦不夷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釋字又作憚正義本是憚字當為唐石經之所本也○按憚者俗字從釋為是

先王稱之曰在古小字本相臺本同段玉裁云魯語先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韋注引傳亦曰先王稱

之曰自古然則各本在字誤也山井鼎云古本本同後改在作自不知據何本也考此乃依國語改而偶有合也

序助者之來意也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之來作來之案小字本是也

而能制作護樂闕本明監本毛本護作護案所改非也當是正義本作護字正義下文皆作護乃合併以後依經注改之耳

大鍾之鏞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作庸正義作鏞庸鏞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正之民闕本明監本毛本本作王案所改是也又按作正義時其本在昔

視其有所成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視當作是

則特牲所云食無樂當是夏殷禮矣闕本明監本毛本食下有嘗字是上無當字案所補是也所刪非也

○烈祖

既齊立乎列矣鬪毛本同案乎當平字之譌

駿總假大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總也作音是其本多也字

神靈用之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之是也此也正義自為文耳考文古本用下有是字采正義而為之耳

假升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升誤大案山井鼎云不可與傳混也是也

來假來饗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饗誤享案經中饗享二字截然有別享者下享上也饗者上饗下也自歐陽脩

本義以為諸家論之審矣○按有同字義別而相因者如獻神為享神食其所獻亦為享是也此等在訓詁中蓋未可枚舉後儒為分別乃以獻之作享神

食所獻作饗於我將闕宮烈祖皆用此例定其字故唐石經宋本似是非今

俗本概作享似非而是此篇前享字箋云獻也後享字箋云謂獻酒使神享之

也相承為說當時斷非有二形也

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享作饗考文古本同案享字誤見上十行本下箋中宗之享此祭誤

同與經文為岐出正義中歆饗字亦饗享錯雜此寫者以享為饗別體字而亂之耳閩本以下仍之不覺又因此而改經文亦為享誤甚

來升堂來獻酒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來升堂者來假也來獻酒者來饗也上

酒下箋說經降福無疆云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又者又神饗之也是

此獻酒括上使神饗之而言明甚矣箋之兩來字即經之兩來字本自無誤

正義云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也以此獻酒連升堂入於來假之下以來饗屬之神來

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以此獻酒連升堂入於來假之下以來饗屬之神來

微失箋意箋意來饗之神此其與鄭異也經義雜記因正義此言以為下

來字是淺人所增其說非也

故余祀之

闕本明監本毛本余作今案此皆誤也當作祭形近之譌

又言諸侯所以來故念我

圃毛本故作顧

箋祜福至思成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思作用案所改是也

駸駸古今字之異也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駸作總案所改非也駸即總字正義自為文多用之唯順經注乃有總字明監本以下悉改之為總者非

既戒且平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既平誤且平非也考杜預注及正義傳文本作且晏子春秋亦作且可見此正義引傳

箋約軹至歡心

闕本明監本毛本軹誤軹下同案正義本是軹字上文作軹者皆後人改耳已見采芑經



鄭於秦風駟驥之箋云闕本明監本毛本職作鐵案所改是也

謂未升堂獻酒也闕本同明監本毛本未作來案所改是也

○玄鳥

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小字本

同案釋文云古者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禘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此序一注舊有兩  
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禘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此序一注舊有兩  
本前禘後禘是前本也兩禘夾一禘是後本也正義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  
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禘于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  
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惠棟云正義本無  
經及傳箋南宋刻正義始增入之而誤入宋時所傳之本此箋正義已言其  
誤而書仍載者刻書之人載入之箋不與正義相涉故也今考正義本與釋  
文同所謂前本者也

而歌作詩焉闕本同案作當此字之譌

此月大祭故譏其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僖二年除喪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下當脫禘字

因禘事而致哀美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美當作姜是也

僖公之服亦少四月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文誤僖非也

服而言也二者文不同而義俱通無容改而一之也

學者競傳其間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間當作聞

仍恐後字致惑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字恐學誤是也

祈于郊禘而生契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郊禘本或作高禘正義云祈於高禘而生契是正義本當作高字下文又作郊禘者或

合併後所改○按月令作高禘毛傳生民玄鳥皆作郊禘月令正義分析甚明是傳不當作高也或云郊或云高者鄭志焦喬荅王權甚明此正義自當作郊禘舊校非也

受命不殆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正義云又受命不怠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

與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世子孫行之不懈怠也又云言行之不懈怠者在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懈怠也考此經字作殆故正義引

王述毛以為危殆也鄭以為殆即懈怠字故箋云不解殆而字仍作殆正義乃易為怠字而說之也趙岐注孟子告子下王弼注易震皆用殆為怠可見在鄭時不煩改字矣殷武經用意字此不畫一之例也

八州之大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大國與音余是其本國下有與字正義云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

大國故十也不云言與為疑辭是其本無也此無正文當以釋文本為長

景員維河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鄭云河之言何也王以為河水本或作何正義云轉員為云河為何者云云是其本作河也此經本

毛詩注疏 二十之三 校勘記 五 中華書局聚

是何字故王申毛以為河水或作本乃以箋改經耳

音河河可反本亦作苛

音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盧文弨云音河當作音荷非也候人釋文云何戈何可反又音河是河

字不誤也小字本所附同相臺本所附作又河可反又字當有苛盧文弨云荷字之誤是也

員古文作云

按作字衍也謂員是古文云字此言古文之假借說文多云云員是以某為某皆言假借秦誓古文若弗員來衛包始改為云來

員是古文云是今字若衍作字則古今互易矣詳段玉裁詩經小學

謂當擔負天之多福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與長發箋擔皆當作檐羣經音辨木部檐下載此箋是其證也羣書亦多用從木字如

釋名云檐任也之屬正義中本皆作檐今檐擔錯雜改之而未盡也音辨本取釋文而通志堂本誤改從才

得言此殷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言恐居誤王土誤是也

○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作能案所改非也○當衍

玄鳥降則日有祀郊禘之禮也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則作之案此誤改也則日二字當倒耳郊當作高見上○按作

郊者是

注云是時指在桑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指當作恆是也

簡狄行洛

闕本毛本同明監本洛作浴案浴字是也譜正義引作浴

墮其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墮本紀作墮是也譜正義引作墮

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之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下之字作者案所改非也之當衍字

殷殷湯所都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殷字脫也字案不重是也

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閒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

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甫謐云學者咸以亳在河洛之閒 閩本明監本毛

本無書序以下至河洛之間四十二字案此十行本複衍也

且中候格予命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格恐洛誤是也譜正義引作維

東觀在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在當作於譜正義引作於此與下互換而誤也

不得東觀於洛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在此與上互換

言九有九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九字當作奄下文云是同有天下之辭以同解奄也

殷質以名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篇當作著形近之譌

在傍與己同曰偏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己當作王

荷者在負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在當任字誤是也

既言四海為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也疑衍字是也

將故述其美殷之言 圃毛本故作欲案欲字是也

荷任即是擔負之義 明監本毛本脫荷字閩本不誤案擔當作檐見上

故言檐負天之多福 閩本明監本毛本檐作擔字按檐是正字俗作擔从手蓋唐早有之集韻平聲檐擔同字去聲檐擔同字

不辭東顧

東顧

中

本

讀

學

與

始

夫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一(二十之四)

(七十)

毛詩商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長發大禘也

謂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

**疏**

長發七章首章八句次四章七句一章九句卒章六句○正義曰長發詩者

大禘之樂歌也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

帝於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政

教大行相土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為

高宗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禘祭得禮而美之頌故言大禘以總之經無

詩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廟有祭天之由故其言無不明訓未知意與誰同○耳王

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言無不明訓未知意與誰同○耳王

則大禘至是謂○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於郊而祭名注云禘謂冬至祭於圜丘

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

王通義以為禮識云殷之五年祭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

大禘也

謂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

大禘之樂歌也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

帝於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政

教大行相土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為

高宗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禘祭得禮而美之頌故言大禘以總之經無

詩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廟有祭天之由故其言無不明訓未知意與誰同○耳王

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言無不明訓未知意與誰同○耳王

則大禘至是謂○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於郊而祭名注云禘謂冬至祭於圜丘

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

王通義以為禮識云殷之五年祭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

大禘也

大禘也

謂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

大禘之樂歌也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

帝於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政

教大行相土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為

高宗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禘祭得禮而美之頌故言大禘以總之經無

詩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廟有祭天之由故其言無不明訓未知意與誰同○耳王

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言無不明訓未知意與誰同○耳王

則大禘至是謂○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於郊而祭名注云禘謂冬至祭於圜丘

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

王通義以為禮識云殷之五年祭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

大禘也

毛詩注疏 二十之四 商頌 那之什 中華書局聚

大傳皆有此文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

白則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如彼注則

殷稱王之出於一用夏紀正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謂之大禘也

法殷人禘饗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祭探意大祖得無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

祭天是鄭解此禘爲郊天之事也小記無誣乎禘稱殷人禘饗而郊冥此若郊所

感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殷人禘饗而郊冥此若郊所

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歌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

不述祭時之而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辭不

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馬昭云長發大禘者禮唯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於

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圓丘之禮唯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於

夏禘故云諸禘此說非也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云在

郊契配也諸禘三王有受命中之與昭雖出鄭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宋

王傳皆先有此文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

白則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如彼注則

殷稱王之出於一用夏紀正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謂之大禘也

法殷人禘饗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祭探意大祖得無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

祭天是鄭解此禘爲郊天之事也小記無誣乎禘稱殷人禘饗而郊冥此若郊所

感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殷人禘饗而郊冥此若郊所

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歌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

不述祭時之而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辭不

及稷何怪此篇不言冥也馬昭云長發大禘者禮唯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於

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圓丘之禮唯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於

夏禘故云諸禘此說非也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得云在

郊契配也諸禘三王有受命中之與昭雖出鄭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宋

作竟維洪作謂詩不郊夏冥及不天感云祭審審配法緯殷稷白王

反下皆同音境。天下音還又音圓。王知音智見賢遍反。音貞。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始有城。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云：帝黑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城氏之國亦始有城。大有女簡狄吞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後湯王因以為天下號，故云：帝亦始有城。

立商。疏：其禎至生商。○毛以爲有深智者，維我商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發見。

生商。疏：其禎至生商。○毛以爲有深智者，維我商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發見。

已者數廣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禎祥久見也。又說商與之由有城氏之國，方既。

○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禎祥久見也。又說商與之由有城氏之國，方既。

○鄭以隕爲圓言。中國廣，大而周也。有城方將，謂天祐契，使賢而始有商國也。

○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略同。○傳：濬深，至隕均。○正義：濬，深也。布帛之幅，故爲廣。

也。王肅云：外諸大國也。○師箋：內諸夏爲久。○正義：曰：濬，深也。布帛之幅，故爲廣。

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師箋：內諸夏爲久。○正義：曰：濬，深也。布帛之幅，故爲廣。

之德者，總數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禹敷下土，廣其境界之時，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也。始有王天下之萌，兆謂契能佐禹治水，敬敷五教，功被

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也。○傳：有城至生商。○正義：曰：有城見其祥，比至成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傳：有城至生商。○正義：曰：有城見其祥，比至成湯，

以姓爲字。故云：有城契母也。將大釋，詰有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爲生立其子。商者，成湯王天下，有城契母也。將大釋，詰有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爲生立其子。

詩言：商興所由。上須言契而巳。○箋：帝黑至廣，大○正義：曰：禘禹俱事帝，堯皆有

祭所感之帝，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

黑帝言之。以有城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城方將，不得爲簡狄。長大，故以

事而爲禹敷下土之時，有城氏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爲大國之

毛詩注疏 二十之四 商頌 那之什 一一 中華書局聚



猶大明之篇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也 玄王桓大

言擊華也 攬治履禮也 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王遂猶徧也 發行也 玄王廣大

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

撥本末反韓詩作發明也徧音遍下同治直吏反 疏傳玄王至履禮 〇正義

即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且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

履禮釋言文公羊傳云撥亂世謂治亂世故以撥為治也 〇箋承黑至盡行 〇

正義曰箋以契不為玄王又非諡解其稱玄王之意玄黑色之別以其承黑商

立子故謂契為玄王也 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

武成云昔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窟韋昭云周之

禘裕文武不先不密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

王非追號為王也 玄王廣其政治正謂達其教令是也 知堯封為小國舜益

為大國者中侯握河紀說堯云斯封稷皋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 考河命說

舜之事云襄賜羣臣賞爵有功穆契皋陶益地為大國也 自殷則以

玄王桓大

玄王廣大

〇正義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面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  
外截而整齊分主東西則威加一面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  
四海言然截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  
秋者亦以侯九伯與鄭異也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與天之心齊云帝命不  
故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與天之心齊云帝命不

世行○湯齊如字浸子鳩反當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  
天○湯齊如字浸子鳩反當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  
式于九圍下不違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箋云降下假暇祗敬式用也湯之  
遲遲然言急於己而緩於人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  
下言王之也○日躋子兮反鄭注禮記讀上為湯躋讀此為日齋齋莊也假古  
雅反鄭云暇也徐云寬暇以此義訓非韓字也祗諸時反下士遐嫁反疏帝命至九  
也沈云鄭箋云寬暇以此義訓非韓字也祗諸時反下士遐嫁反疏帝命至九

曰上陳玄王相士論商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指言與事言天之所以命契之  
事自契之後世世行而不違失天心雖已漸大未能行同於天至於成湯而動  
合天意然後與天齊也說成湯之行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而不遲也其聖  
明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退也以其聰明寬假天下之人遲遲然而舒緩也上天  
以是之故常愛敬之故天命之使用事於九州為天下之人遲遲然而舒緩也上天  
齊○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至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未與齊於

天心至湯而與之齊以為漸大之意也上言帝命即云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  
天心至湯而與之齊以為漸大之意也上言帝命即云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  
閉居注云詩讀湯齊為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箋帝命至天而心  
正義曰契無受命之事矣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聖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  
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天所以命契之事也湯故述其意言浸大耳定本作浸  
云其德浸大者以言至於湯齊又為漸高之勢故述其意言浸大耳定本作浸

升字其九實相○土至湯有令聞者唯其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大也○傳

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箋降下至於人○正義曰降下者是用釋言文祗敬釋

詰文假者假借之義故為暇也湯為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

賢也維宋公孫固說人謂不責人所不能馭之舒緩也待士則疾馭下則舒言其

緩於己而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也旒玉綴表旒章也箋云綴猶結

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瑗也長三尺執圭摺瑗以與

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旒旗之旒。繆著焉擔負天之美譽為眾所歸鄉○球音

求美玉也下同綴陟劣反徐又張衛反毛云表也鄭云銜反著直略反鄉本亦

吐頂反天子玉笏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長直亮反繆所銜反著直略反鄉本亦

作嚮許亮不競不綵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箋云競逐也優優和也道聚也

爭前○後○綵音求徐音受○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剛猛不柔

球玉謂三尺之珽也受此二玉以作天子為下國諸侯之表能荷負天之美

譽也又述湯之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剛猛不柔

弱舉事其得其中數陳政教則優優而美以此受之故百眾之祿於是聚而歸

之福祿聚歸能荷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為異言湯受二玉與諸侯同諸侯

心繫天子如旒旗之旒綴著於綵餘同○傳球玉至旒章○正義曰禹貢雍州

厥貢球琳琅玕是球為玉之名也綴之為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旒旗之飾

皆謂之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為章也○箋綴猶至著焉○正義曰內則云

衣裳紵裂紉箴請綴是綴為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若贅旒然云

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旒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

結也旒為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旒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

雅說之器非為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

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玉謂圭長三尺者考工記守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春官

典瑞云王播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觀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

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

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有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於東郊言受小玉大玉也

退而見諸侯由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於東郊言受小玉大玉也

即云為下國綴旒故知執圭者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於東郊言受小玉大玉也

焉也定本云如綴旒故知執圭者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於東郊言受小玉大玉也

能覆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玉人為國受朝下諸侯言其德

也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共大法駿大厖厚龍和也箋云共執也言小

俊也龍當作龍榮名之謂○小共大共駿大厖厚龍和也箋云共執也言小

韻也龍毛如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不動不懼也箋云不震

音本亦作敷難奴版反竦小勇反總子受小至是總○毛以為此又言成

孔反本又作敷難奴版反竦小勇反總子受小至是總○毛以為此又言成

毛詩注疏

二十一

四

商頌

那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肅云正謂執圭摺珽與諸侯為法也言為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

拱之謂○正義曰拱摺小球釋文也以此章實摺之而言執者將摺亦執故同言拱也

又為以言綴旒為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駮也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

名且採為美譽則此宜為榮也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也旆旗

有也度固曷害也箋云有之言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猛火是有武功

誰敢禦害我○旆蒲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也苞本藥餘也箋云苞豐

反鉞音越中張仲反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也苞本藥餘也箋云苞豐

世謂居以歸鄉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能反韓詩云達於天韋顧既伐昆吾

者故天歸鄉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能反韓詩云達於天韋顧既伐昆吾

夏桀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韋顧二國名

也漢書古今又音杞疏有武功至夏德之以為湯載其旗以出征伐又能固執

其鉞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熾烈然會無於我成湯敢害之

者又述成湯得衆之由克伐既滅封其支子為王者之後猶樹木既斬其根本

更莫有能生之條言夏桀與二王之德自達於天者三種藥餘承藉雖重必無德

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唯夏韋顧昆吾黨桀為惡

成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已伐之盡歸湯唯夏韋顧昆吾黨桀為惡

廓清成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已伐之盡歸湯唯夏韋顧昆吾黨桀為惡

國而不能遂遠故九州歸湯餘同○鄭傳苞本藥餘○正義曰易稱繫于苞桑謂

桑本故以苞為本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藥謂本根已順更生枝餘故云藥餘也言本有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為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桀是其也詩之旨言國之大者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曰苞豐釋者樹木於根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葉皆諸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之先也與今王為三也故云天豐大先三之正後世謂居以國行天子之禮樂也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三而改夏以建寅為正則舜當以建子堯當以建丑是之謂三正也桀為天子與二王之禮威宜為不類但三者俱得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湯美湯以三承藉餘緒國大禮威宜為不類但三者俱得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

至時誅○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不歷數之以行申遂天意也○箋韋豕

伯則商滅之矣故知韋豕成湯伐之顧不滅其國故子孫得與為伯也

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吾夏桀共文在既伐之下故知先伐

言既伐足明下句亦是伐時文之體句有所施以云同時誅者對則誅放有異

禮器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則桀放而有所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誅放有異

散文則放之遠方亦為誅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莒

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後故弓注云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

同日誅桀則亦以乙卯日也故檀弓注云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

桀以乙卯日誅桀則亦以乙卯日也故檀弓注云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

予卿士葉世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

佐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中如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也阿衡伊尹

字又張仲反撓女教反一音女卯反亂也

也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疏云昔在至商王○毛商王湯也○左音佐注同右音又注同倚於綺反下同謂成湯之前商爲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怖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天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爲卿士此卿士者實爲阿衡之官實佐助而成湯也○鄭以爲昔在天下此皆上天之力高宗祭又得禮故因大禘之祭述而歌也○鄭以爲昔在天世謂相土之時有征伐之威且○爲子孫討惡之業故成湯亦遵用其道皇天子而愛之餘同○箋中世至桀敗○正義曰傳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此篇上述玄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述世衰弱故易傳也以上言相土心則是自契以來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爲子孫討惡之業也所引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引之者證震得爲威之義○傳阿衡至右助○正義曰以言左右商王則是功最天者成湯佐命之臣唯伊尹耳故阿衡是伊尹也伊湯是氏尹正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官名也君爽曰在昔成湯以爲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擊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爲三公兼卿士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疏卒殷武六章首章六句二章七句三章五句四章五句五章章六句

宗前世子殷道中衰宮室不脩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荆楚倚宮室既崩之後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之倚宮室既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荆楚卒章言其倚彼殷武奮伐荆楚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采入其阻衰荆之旅捷夜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采深衰

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方城之隘內米云軍率而阻莊呂反險也

○捷他達反韓詩云達也采面規反說文作采從內米云軍率而阻莊呂反險也

哀蒲侯反冒莫報反下同隘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所箋云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

於懈反窄也俘音孚囚也同孫大疏捷彼至之緒○毛疾之為捷然而疾者彼殷王

自勅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大疏捷彼至之緒○毛疾之為捷然而疾者彼殷王

甲之等功業○齊壹是乃湯孫大疏捷彼至之緒○毛疾之為捷然而疾者彼殷王

往伐荆楚之國深入其險阻之內聚荆國之人眾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

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齊整者其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為人

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與湯同也鄭以架為冒又以哀聚○正義曰捷疾是連

功業高宗之功與太宗甲之伐與湯同也餘同○傳捷疾至哀聚○正義曰捷疾是連

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述高宗而言殷武故知是殷王武丁也定本直云殷武

武丁也荆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云荆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為楚子於

士衆○正義曰有鍾鼓何人也采者深入之意故為深也哀聚釋詁○箋有鍾至

義故易傳為冒也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

漢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傳楚虛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今

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戰勝必當俘虜言覆相訓緒得為業是乃湯孫

也○箋緒業至功業言高宗此功同於太甲之等殷之諸賢王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

太甲之等功業言高宗此功同於太甲之等殷之諸賢王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

是湯孫故言之等以包之傳於那篇言湯孫者湯為賢王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

肅云於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為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

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也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

毛詩注疏 二十一之四 商頌 那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氏遠夷之國來獻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種漢一見於王以經言來故解之云世見

**疏**方箋氏羌至不如此○正義曰氏遠夷一而一見於王以經言來故解之云世見

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藩國是以言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

章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

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命乃適過也箋云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天

楚以歲時來朝觀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勅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時

是以徐張革反注同韓詩云數也解放此音解注同朝直適反**疏**義曰此亦責楚之

常以言上時行朝覲乃今天下衆君諸侯建設都邑於禹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

勸之職稼穡之事非得有解惰而已王云然○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脩諸

非由禹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於禹之績故作此言以諸侯之臬陶謨云禹

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之數亦每服五

既畢廣輔五服而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數亦每服五

者合五百里之外更言三百里者五所弼之數也堯之五服者每服五百里是

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尚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所納總銓結粟

米者名耳。非服之外，特爲此數。其地也。史記之外，每言三百二十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四面相距爲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總論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之云，賈馬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地，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開。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事。且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近失所，難得而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如肅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不不移前聖後聖，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宜，萬有餘里。若其西弼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夷狄之表，勞功荒服之外。復何爲哉？又周公制禮，作爲九服，蠻畿之內，尙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又傳稱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況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狹於周，世又傳稱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況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纜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協和萬國。於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丞民不粒，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纜至五千。洎乎禹治洪水，平地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固當復其故地。而至於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專以境界爲事而能使要服之云，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禹成五服，至於五千。若從此而之，猶是堯之舊制，而弼成之有乎？而稱之，以爲功也。凡言至於五千者，皆從此而之。辭明是，自京師而至於四境，爲五千里。若其四面相距爲五千，則設文從何而之。往而言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乘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角力及開緣邊之郡。境踰於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纜至五千。此乃所與夷證非，所以爲難也。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遠於漢武乎？何其取譬之非類也。鄭以尚書之文，上下旬服之外，去京未遠，使入禾藁，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之文，上下

毛詩注疏 二十一之四 商頌 那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相校馮稱弼成五服至於馮貢曆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天命降

之域驗之於山川之圖則廣萬里為得其實故不從賈馬別為此說

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嚴刑不濫也封大也箋

云降下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於

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王天下也時

楚僭號王仰此又所用于況反之疏傳嚴敬至封大○正義曰嚴敬釋詁文襄

義○僭子念反王天下于況反之疏傳嚴敬至封大○正義曰嚴敬釋詁文襄

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故知不僭不濫謂賞不僭差

刑不濫溢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為封豕長蛇是封為大之義○箋降下至之義

命○正義曰降下遑暇釋言文明德慎罰康誥文中侯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既受

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為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蓋湯之前

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以此經責楚之辭而說成

湯有明德慢而王天下矣明是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

於時楚僭慢王位故告曉之極中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做乃四方

寧以保我後生之商邑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

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疏商王之都邑翼翼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

德重告曉楚之義○重直用反商疏商王之都邑翼翼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

法則乃為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顯威者其出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

其見尊敬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考且又安寧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以我商

家之德威明如此汝何故敢背叛不從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

我化乎以楚不識商之明德故告曉之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

虔松桷有槩旅楹有閑寢成孔安路寢也箋云樅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

柏教得直者斷而遷之正斲於榘上以爲榘與衆榘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  
 政焉又力斷短注同斲陟角反說文斲也虔其連爾雅作榘反榘魯門反  
 連反又力音反柔樅物同耳字音。鱣俗作易以豉反於上觀松柏之寢者高宗  
 擇也沈音疏陟伐彼至孔安四毛乃爲高宗前王有大山之於時大工匠皆敬其  
 倫直者也於松爲斲之榘是遷徙之而長陳列其榘有閑然而大及寢室既成事不  
 易慢也。以松爲斲之榘是遷徙之而長陳列其榘有閑然而大及寢室既成事不  
 又居之而甚安矣美其能脩治廟丸復故法也。鄭以榘曰易爲榘言正斲於榘而  
 調直也。徙謂徙之來歸也。虔敬。故知謂路寢也。箋云不解閑義榘爲善故榘長  
 貌。王之所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箋云不解閑義榘爲善故榘長  
 則閑爲榘至寢焉。○肅云榘榘謂以松柏爲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榘有閑大貌  
 ○則閑爲榘至寢焉。○肅云榘榘謂以松柏爲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榘有閑大貌  
 斲斲也。此經丸不宜言敬。故遷之也。官山虞云凡邦工入山掄材不榘也。以  
 爲榘與衆榘則訓旅爲衆也。以其方始斲之未宜已。爲陳列所故易傳也。居寢所  
 以行政。政不得所。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也。案殷本紀盤庚崩弟小乙崩弟  
 小乙崩。子武丁立。盤庚遷於殷。明廟者。君廟。其不脩者。蓋小辛崩弟小乙崩弟  
 知誰先明。故亦脩廟。故連言之。經無廟者。詩人之意。主美寢也。宗  
 廟爲先。明亦脩廟。故連言之。經無廟者。詩人之意。主美寢也。宗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毛詩注疏 二十四 商頌 那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

張五辭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下民頌之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十句一章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之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二十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長發

歷更前世有功之祖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更作陳案所改是也

赤則赤標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標誤標是也

黃則舍樞細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細作紐案所改是也

易緯稱王王之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上王恐三誤是也

諸稱三王有受命中與之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譜誤諸是也

幅隕既長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隕誤隕

隕當作圓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圓作員案正義云鄭以隕為圓是其本作圓也釋文云作圓音還又音圓考圓即圓之正字

考工記注云故書圓或作員當作圓其證也羣書圓圓員不一

王知音智 通志堂本盧本並無王字案當是下王天下王字誤在上

天下于況反 通志堂本盧本並作王天下于況反案天下上當有王字此誤在前知音智上

禹平治水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禹當作內形近之譌

上須言契而已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當作止形近之譌

天以其承黑商立子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商恐帝誤是也

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先王浦鏜云周語作先世非也國語本作昔我先王世后穆誤本乃無

字

王字耳正義所引當亦王世兩有而繇正義引云昔我先世后稷各少一

文武不先不窳

闕本明監本毛本上字誤之窳誤窟案上文我先王不

故為齊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齊上浦鏜云脫整字是也

截而整齊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而箋作爾此譌是也

其德浸大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浸大子鳩反正義云定本作浸字如其所言非為異本當有誤也意必求之或正義本是漸字正義云

雖已漸大又云以為漸大之意也又云其餘不能漸大也當是本此箋文又云而云其德浸大者又云故述其意言浸大耳二浸字依經注本之所改也

○按古浸浸同字容是一本作浸耳

不違言疾也

闕本毛本違作違案違字是也

天命是故愛敬之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命作用案用字是也

非韓字也

闕本釋文校勘通志堂本同盧本韓作改云改舊譌韓非也案小字本所附亦如此韓當作形近之譌

以其聰明寬假天下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假作暇案所改是也

傳升至九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升上當脫躋字

晉維宋公孫固閩本明監本固誤因毛本不誤案山井鼎云維恐語誤是也

如旌旗之旒縵著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如旌旗之縵旒者焉釋文云旒縵所銜反著焉直略反是釋文本與正義

本同也此箋當讀旒字略逗縵著焉三字為句定本非是○按爾雅及周禮注正幅曰縵旒著於正幅之旁然則當云旌旗之縵旒著焉正義本非

舉事其得其中閩本明監本毛本上其字作甚案所改非也此具字之誤

如旌旗之縵旒者焉閩本明監本毛本者誤首○按依定本上縵下旒為是者字亦是著字之譌也直略反

敷奏其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傳奏音孚本亦作敷正義本未

有明文今無可考大戴禮所引是傳字此亦如尙書敷納敷土敷淺

原多引作傳也

百祿是總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是總子孔反本又作𦉳音宗正義標起止云至是總是其本作總字𦉳總烈祖正義以為古今字也

○按此當駁字為長淺人以總字與上文三上聲相叶而輒改耳

難恐竦懼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恐也作音是其本多也字考文古本有亦采釋文耳

採為美譽案採當作休毛本不誤



九州齊一截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一作壹考文宋板同

○以爲上言成湯進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上當脫毛字是也

克伐既滅以封支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克伐當作先代形近之譌

謂本根已順

明監本毛本順作顛閩本作顧案顛字是也

不歷數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誤不是也

移故之以

圃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移當作侈形近之譌

是吾與桀

圃毛本是作昆案昆字是也

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疑信字譌是也實當衍字此以信也說經允也浦屬上句續者誤

○殷武

捷彼殷武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自捷彼起下至設都止五行每行十二字案此蔭去上序一行從後改入故變而每行多二字也

采入其阻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采誤采案依字當作累詳詩經小學

哀聚釋詁

○閩本明監本毛本詁下有文字案所補是也

曰商是常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商下旁添王字案旁添誤也箋云曰商王是吾常君也王字是箋文而非經文也

謂之藩國閩本明監本毛本藩作蕃案所改非也藩即蕃字耳○按依說文藩是正字

此章盡五章以來更本其告責之禮耳明監本毛本以來更誤敘未伐閩本更誤史以來不誤

亦每服者合五百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合當各之誤是也

經塗所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盧文弨云宜疑直嚴杰云亦非也此用蜀都賦經塗所互五千餘里之句互居鄧切竟也

丞民不粒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丞作烝案所改是也

時楚僭號王仰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仰作位明監本毛本同案位字是也正義云明是於時楚僭慢王位或其本是慢字然無明文也

考文古本作慢采正義

中候契握曰若稽古王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字當重而誤脫其一

松桷有挺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桷丑連反又力鱣反長貌柔桷物同耳字音羶俗作挺段玉裁云釋文柔挺物同耳老子音義曰挺

字林云長也丑連反又一曰柔挺合此二音義觀之則毛詩本作挺而說文木部挺字恐後人羶入今考正義云有挺然而長五經文字木部云挺長貌見詩頌其本字皆從木唐石經之所本也釋文舊多誤當正詳後考證

字音鱣釋文按勘通志堂本盧本同按小字本所附作羶不誤

俗作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作下有挺字云挺字舊無今補白帖卷一百引詩松桷有挺則唐時本有俗從土者案段玉裁云是也今考

小字本此十行本所附皆作下更無字當是釋文舊如此矣

鄭以椽又為椹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又疑衍字是也經及箋作

箋云不解閑義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當作亦形近之譌

弟小辛崩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辛下有立字案所補是也

林餘音詩

中刻與盛曰

古本計別天五

報或謂燕王

來月不詳

參

本

本

本